

# 恩 福

BLESSINGS

信仰在文化落實 文化藉信仰更新  
Christian Faith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V.17 N.1 總62 2017/01

精神中國及其構建

Spiritual China and Its  
Construction P21

半世紀的轉化工程

Transformation in Half  
a Century P24

紀念宗教改革  
五百年組曲


Articles Commemorating  
the 500th Anniversary of  
Protestant Reformation

P2



[newenfu.org](http://newenfu.org)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page is a photograph of a sunset or sunrise. The sky is filled with horizontal bands of golden light and darker clouds. In the lower right foreground, the dark silhouette of a hill is visible, topped with a simple wooden cross. Two diagonal, semi-transparent bands of light yellow and orange color run from the top left towards the bottom right, crossing over the text area.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  
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  
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  
自誇。

(以弗所書 2:8-9)

## 目錄 Contents

### 時代話題 *Current Issues*

- 紀念宗教改革五百年組曲 2  
Articles Commemorating the 500th Anniversary of  
Protestant Reformation
- 之一：唯獨改革宗？ 陳宗清  
之二：自認正統的人要謙卑 陶恕  
之三：改革宗可以向其他宗派學習 王志勇
- 美國大選所見所思 9  
Reflections on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 之一：慎評、自省與祈求 任不寐  
之二：美國基督教價值觀的存續 郭寶勝  
之三：直到公義和愛彼此相親 李晉&馬麗  
之四：賀華人表明立場 小光  
之五：不能大意 趙剛
- 美國總統對信仰看法摘選 14  
Quotes of American Presidents about God  
and the Bible 編輯室
- 神的戰士：血戰錫嶺主角的真實故事 封面  
God's Soldier: True Story of the Protagonist in  
Hacksaw Ridge 蘇卿

### 新視野 *New Perspectives*

- 淺談宿命論和預定論 16  
A Brief Analysis of Fatalism and Predestination 周鐵樓
- 預定論的分歧解讀 18  
Different Views on Predestination 陳宗清
- 山桃花開 19  
Almond Blossoms 李民舉
- 精神中國及其構建 21  
Spiritual China and Its Construction 劉孝廷

### 報導與見證 *Events & Testimony*

- 半世紀的轉化工程：基督教學術會議觀摩心得 24  
Transformation in Half a Century 劉良淑
- 相會北台灣：2016亞洲恩福家人退修會集錦 26  
The Precious Gathering in Northern Taiwan
- 之一：收穫與感想 王鷗  
之二：看到愛的源頭 李晶  
之三：何處是吾鄉 曾森
- 聖特摩，我會回來的 30  
San Telmo, I Will Come Back 李微

## 恩福

Blessings, Vol. 17, No. 1, January, 2017

Published quarterly by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2017年1月 第十七卷第一期 總62

出版者：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ISSN# 1543-0936

President/Chief Editor: Grant Chen

Managing Editor: Liang-Shwu Chen

Editorial Assistants: Shangchun Cai, Julia Li

Alice Li, Wendy Chen

Contributing Editor: Gang Zhao, Miao Zeng

Cover Designer: Sherry Fong

Administrator: Shangchun Cai

會長／主編 陳宗清

執行編輯 劉良淑

編輯助理 蔡尚純、李微、李慧慧、陳昌靜

特約編輯 趙剛、曾森

封面設計 馮采葭

行政 蔡尚純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責作者自負，立場不代表本刊。

本刊保留文章版權，歡迎轉載，請先來信通知。

本刊自由索閱，建議奉獻：\$15(一年四期)

索閱單請影印本期第32頁

奉獻支票請寫：BCMF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Tel/Fax: (949) 556-3033

E-mail: enfu@bf21.org

Website: newenfu.org

本刊紙版只在美國與台灣發行

台北代理：致福感恩文教基金會 黃暉筑 T:8780-1011\*204

其他地區請利用恩福網站觀看，不便之處請見諒

newenfu.org/大眾傳播/出版品

### 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BCMF

異象 推動文化宣教 耕耘華人心田

信仰 本使團篤信聖經為真神啟示，原稿毫無錯誤，是信仰與生活最高的準則，並接受早期教會信經以及近日福音派的信仰告白。

董事 陳宗清(主席)、蕭康(書記)、許榮惠(財務)、駱傑雄、蘇文峰、陳永昌、陳惠婉、陳愛光、陳政、劉哲沛、朱漢同

*Our Vision:* Ploughing the Field of Chinese Culture  
Preparing Hearts for the Gospel

*Our Confession:*

We accept the Bible as the inerrant revelation of God, guiding faith and living. We also accept the creeds of the early churches and the evangelical confessions.



# 紀念宗教改革五百年組曲



1517年10月31日，馬丁路德在威登堡教堂的大門釘上95條對天主教的批判和控訴，宣稱教廷的觀點與行徑已經完全悖離聖經的真理。這一石破天驚的舉措，掀起了日後一波接一波的改教浪潮，不但震撼了德國，也波及歐洲各地，更對以後西方和世界局勢的發展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

2017年正值宗教改革五百年，全球基督教多處舉辦紀念活動。而在改教運動中萌發的改教宗神學，如今正在中國城市教會中發揮著重大的影響，值得關注。

本刊主編陳宗清博士針對此一現象撰文，並推薦兩篇相關文章，有助讀者對這大時代的問題有更全面的認識。

## 之一：唯獨改革宗？

陳宗清

### 改教運動的客觀環境

任何在歷史上帶來持續影響的事件，都不可能是單一、孤立的。從十三世紀末期開始，由於教皇波尼法修八世（Boniface VIII）專橫攬權，造成整個歐洲局勢的轉變；結果，大約兩百年後，在神所安排的時間裡，路德得以成就天翻地覆的改教大業。

有三個客觀的因素值得一提。第一，天主教內部的腐化。由於教皇專制獨大，且與不同國家王室勾結、糾葛，導致教廷的腐化愈來愈嚴重。當時教士們又兜售贖罪券，而這種作法與聖經真理所闡述的救恩大相逕庭。於是，改革的聲浪此起彼落，無法平息。

第二，文藝復興帶來的研究風氣。當時的基督徒人文主義者紛紛從事原文研究，並主張要按字義來詮釋聖經。天主教原本認為，教皇擁有對信仰至

高無上的解釋權；但在這股風潮的影響下，教皇的權威受到挑釁，甚至搖搖欲墜。

第三，天主教的傳統受到質疑。從十三世紀開始，陸續有人對於煉獄、告解、為死人禱告、彌撒等教義和作法不滿。他們挑戰教會的權威，卻受到逼迫，甚至殉道，如：威克里夫（John Wycliff）、胡司（John Huss）、薩沃那柔拉（Girolamo Savonarola）等。胡司因為譴責贖罪券，被教皇約翰二十三世革除教籍，且於1415年7月5日被綁在火刑柱上燒死。然而，改教的火苗卻在無數百姓心中燃起，以致當路德在威登堡振臂一呼時，改革的熱焰便如燎原之火，一發不可收拾。

### 從路德到加爾文

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在威登堡的行動，立刻獲得德國不少城市的迴響。

神的主權、揀選與預定、人的墮落、聖靈有效的呼召、全備的恩典與保守等重要的真理，確實是改革宗一貫的主張。 The Reformed churches universally endorse doctrines like God's sovereignty, election and predestination, the fall of man, the effective call of the Holy Spirit, and all-inclusive grace and preservation.

雖然教皇對他大施壓力，然而他卻毫不妥協，勇敢應對。最後，德國教會終於脫離了天主教的控制。

路德原本是奧古斯丁修道會的一名神父，1512年取得神學博士學位。之後，他認真研究《羅馬書》，深刻體會人無法靠著行為稱義，只能憑信心仰望神的憐憫，和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贖。從他屬靈的經驗蘊育了改教時期的三個「唯獨」理念：唯獨信心（*Sola Fide*）、唯獨聖經（*Sola Scriptura*）、唯獨恩典（*Sola Gratia*）。



十六世紀三十年代以後，改教運動在歐洲許多國家的城市如火如荼地展開，其中以加爾文（John Calvin, 1509-1564）在瑞士日內瓦的成就最為後人所稱道，影響也最為深遠。



加爾文原本為嚴謹的人文主義者，後來研習法律，在文學、歷史、法學、政治學方面有深厚的造詣。24歲左右，他皈依復原教（Protestantism，即基督教）。他對馬丁路德的改教理論作詳實而徹底的研究，又花了三年時間，把聖經譯成法文。

加爾文最有名的著作即是《基督教要義》（*Institute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1536年第一版問世，一直到1559年完成最後一版，其間修改四次，終於將他對於基督信仰作一完整而全備的論述，成為日後「加文爾主義」的依據。

### 何謂加爾文主義

什麼是「加爾文主義」呢？傳統上，不少學者



把加爾文主義用五個神學的要點（簡稱TULIP）來規範：(1) 完全的墮落（Total depravity）(2) 無條件的揀選（Unconditional election）(3) 有限的救贖（Limited atonement），或目的性的救贖（Definite atonement）(4) 不可抗拒的恩典（Irresistible grace）(5) 聖徒永得保守（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不過，以TULIP作準則的這種講法，是到二十世紀初才出現的。

其實在改革宗的陣營內，對於這種講法仍有分歧的意見；尤其第一至第三點常遭學者反駁。換言之，對於這五項神學要點，從加爾文到二十世紀的諸多改革宗神學家，並沒有清楚的共識。按照史特瓦（Kenneth J. Stewart）的研究，過去一百年間，至少有華菲德（B. B. Warfield）、華伯頓（Ben Warburton）、巴刻（J. I. Packer）、德威特（John R. DeWitt）等學者不贊成用TULIP來代表改革宗神學的精髓。

當然，神的主權、揀選與預定、人的墮落、聖靈有效的呼召、全備的恩典與保守等重要的真理，確實是改革宗一貫的主張。但是，在談改革宗神學時，我們必須衡量過去四百多年來歷史的進展，而不能僅以加爾文和其弟子伯撒（Theodore Beza）為準則。

### 改革宗的貢獻

十七世紀的清教徒神學家，如柏金斯（William Perkins）、歐文（John Owen）等，都是頗負聲望的學者，使神學在學術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則在英國樹立了牧者的典範。十八世紀的愛德華滋（Johnathan Edwards）在美洲殖民地為神重用，為教會帶來大復興。

十九世紀，凱波爾（Abraham Kuyper）和巴文克（Herman Bavinck）在荷蘭的事奉，讓基督信仰影響到社會的每一個層面。在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的華菲德、沃斯（Geerhardus Vos）、賀智（Charles Hodge）等神學家，為純正信仰的道統嚴格把關。二十世紀之後，又有梅欽（J. Gresham

加爾文特別強調文化使命，以致基督徒專業人士可以在自己擅長的領域裡盡量發揮。  
 Since Calvinism emphasizes cultural mandate, Christian professionals feel comfortable to live out their faith in areas of their expertise.

Machen)、范爾泰 (Cornelius Van Till) 等人在西敏寺神學院為維護改革宗傳統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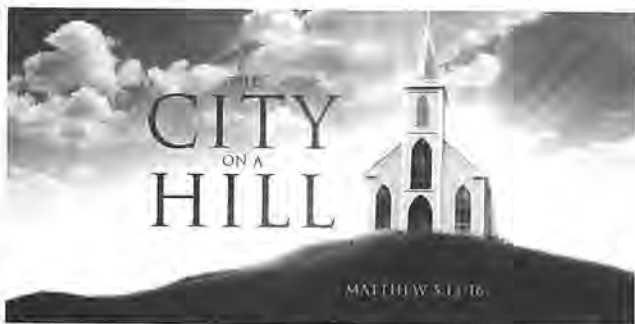
持平而論，改革宗傳統在幫助個人敬虔愛主、促進社會更新淨化、及在學術領域與各種知識的對話上，實在貢獻卓著。

## 改革宗神學對中國教會的影響

觀察過去二十年北美與中國大陸的華人歸主運動，不難發現，改革宗神學引起極多知識分子的欣賞和推崇。在中國特殊的政經環境之下，改革宗神學更成為不少城市家庭教會的屬靈堡壘與希望燈塔。

不少年輕牧者在海外受完神學訓練，返國後紛紛建立以改革宗神學為圭臬的教會，如「改革宗長老會」、「改革宗浸信會」；有一些獨立教會雖不標榜改革宗，卻以改革宗的神學和教會體制來帶領、治理教會。

改革宗神學所以對知識分子格外具吸引力，按筆者分析，有五個主要原因。第一，面對中國固有文化、複雜的政教關係、及傳統家庭教會反智傾向的思維，改革宗提供了較深刻的神學反思與資源。第二，早期美國受清教徒神學的影響很大，許多開國元勳帶著「建造山上之城」的理想，在新大陸建立國家。這對中國城市牧者產生很大的啟發。



第三，傳統家庭教會缺乏嚴謹的神學系統，或偏重靈恩，或持三元論人觀、聖俗對立的狹隘屬靈觀，無法滿足今天基督徒知識分子的需求，因此他們企盼從西方注重理性的改革宗神學找答案。第四，過去近五百年，西方改革宗傳統出現了偉大的神學家、思想家、社會改革家、科學家及佈道家，這些事實令現今的華人基督徒領袖非常羨慕。

第五，加爾文特別強調文化使命，以致基督徒專業人士可以在自己擅長的領域裡盡量發揮，在政治、法律、社會、經濟、音樂、繪畫、文學、哲學、科學、企業管理等範疇為信仰發聲，成為有影響力的見證者。

## 唯獨改革宗嗎？

然而，在西方基督教的傳統中，也有其他生氣蓬勃的神學體系。例如：路德宗、重洗派、聖公會、亞敏念主義、衛理宗、浸禮宗、靈恩派等。在對以色列與教會的關係上，又有從十九世紀崛起的時代主義神學。面對這些分歧的傳統，今日基督徒應當有什麼態度？

已過世的福音派領袖斯托德 (John Stott) 曾經在《獨排眾議的基督》一書中提到，十九世紀時，加爾文主義與亞敏念主義的爭辯十分激烈，讓人困惑；而西門查理 (Charles Simeon, 1759-1836) 的看法對他有很大的幫助。西門查理是劍橋畢業的卓越牧者和神學家，他曾經在聖三一教堂牧養長達54年，大半的會眾都是社會菁英。他不懷疑聖經中有系統（因為真理本身是不會前後不一致的），但是他相信：無論是加爾文派或是亞敏念派，都沒有獨佔聖經的系統。

西門查理曾這樣說：「真理不是在中間的，也不是在一端的，乃是在兩端的，……有時我是在頂端的加爾文派，有時我又是在底端的亞敏念派；因此，如果這些極端合你的意，我就和你志同道合了。只不過要記得：我們所走的，不是一個極端，而是兩個極端。」

斯托德對這種神學的反合性提出解釋：「因為聖經的真理往往說得似非而是；而且，決心解答聖經一切矛盾的企圖，乃是自入歧途，因為那是不可能的。」有一次，西門查理笑著對他的朋友葛尼 (J. J. Gurney) 說：「你豈不知道鐘錶的齒輪，是向著相反的方向轉動麼？然而，它們都是為同一個結果效力。」

神學是建立在哲學預設上，並用人的理性去掌握聖經的真理。理性的思維總是在時空之內，然而神是無限的，祂超越時空。因此我們只能謙卑地





太陽光經過稜鏡，便會折射；同理，神的光經過人的心思，也會折射。  
As the sun's rays are bent when passing through a prism, so has the light of God been bent when passing through the hearts of men.

承認，任何神學體系都無法把神性的完美與全備全然涵蓋住。

另外，聖經具啓示的奧秘性、超然性、未來性和永恆性，且用不同文學體裁去描寫和承載，因此，任何神學體系都不可能對聖經作出完美的詮釋，保持前後一致，毫無缺點和瑕疵。總之，無論任何一個神學派別都無法獨佔真理；改革宗神學亦然。

因此，在紀念宗教改革五百年的今天，我推薦兩篇文章與大家分享。一篇是陶恕博士（T. W.

Tozer）的短文「自認正統的人要謙卑」，此文寫於1950年代，當時陶恕也面對不同神學體系的衝突。在深刻的屬靈反思之下，他寫下自己的體會與對神學的評析，這些話今天仍值得參考。

另一篇為當代改革宗神學大師弗雷姆（John Frame）的觀點濃縮，由中國改革宗神學的領軍人物之一王志勇牧師整理。弗雷姆於2013年出版的《系統神學》，是二十世紀以來改革宗神學陣營中最傑出的經典之作。

作者為恩福文化宣教使團會長，本刊主編

## 之二：自認正統的人要謙卑

陶恕 A. W. Tozer  
劉良淑譯



**基**督教很少是完美的。除了基督和祂所選召的使徒之外，世界歷史裡恐怕沒有一個信徒或信仰團體能純然持守真理。

有位偉大的聖徒認為，真理非常廣闊宏偉，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全然承受；需要透過整個蒙救贖的群體，才能完整反映出神所啓示的真理。

讚美神，真光已經臨到世人和萬國，照明千千萬萬的人，讓他們能在這光中歸回天家。可是，無論一個信徒的心多麼純潔、生命多麼順服，他所領受到的亮光，一旦經過他的頭腦，就不會再和寶座所發出的光完全一樣。正如一團泥，經過人的手一握，雖然仍是泥，上面卻有手的痕跡，同樣，神的真理經過人心的領會，雖然仍舊是真理，可是上面卻留下領悟者心思的印痕。真理無法進入一個不會運作的心思；心思要有反應，才能承受真理；然而經過接受的動作，心思便多多少少會把真理作了改變。

太陽光經過稜鏡，便會折射；同理，神的光經過人的心思，也會折射。罪惡、性格、偏見、過去的教育、傳統的文化、流行的時尚等等，都會產生

作用，使心眼的焦點模糊，導致內心所見的景象是扭曲的。

我在這裡所談的，乃是有關神學和信仰的真理。在某個地方、某個時段裡，真理能有多純全，可以從持守之人的道德水平以及所屬教會的信仰踐行看出來。屬靈的真理，就是聖靈向人的靈所昭示的真理，總是不會變的。聖靈無論向誰說話，總是說同樣的事；祂所傳達的，不是教義重點或神學潮流，乃是將基督的榮美閃耀在迷失的心靈中；而只要心存敬畏，在領受時便幾乎不會受到干擾。衛斯理（John Wesley）和華滋（Isaac Watts）兩人的神學極不相同，但是他們所喜愛吟唱的敬拜詩歌卻完全相同。儘管他們對於真理的看法不同，以致在教義上分道揚鑣，聖靈卻讓他們可以在敬拜裡合一。

每個時代都會按著自己的方式來解釋基督教。十九世紀美國游行佈道家的信仰模式，和路德顯然不同，和中世紀的神秘主義者或初代教父也有所不同。第四世紀一群主教在尼西亞開會，要維護基督信仰，阻擋亞流派異端；二十世紀初，一批學者與聖徒同樣為信仰挺身而立，要阻擋高等批判；但這

真理永遠不變，可是模式、重點、解釋會變。  
Truth is forever the same, but modes, emphases and interpretations vary.

兩群人也截然不同。

神學有種趨勢，就是想設立模式，像哲學一樣。中世紀的傳道人極其強調今世的虛空、肉身內在的敗壞。美國立國之初，最流行的教義是“地獄”，當時出名的傳道人刻意描繪那地方的可怕——就連受聖靈感動的聖經作者都不知道其中的細節。前幾十年，神的愛又重新被人發現，在福音派世界裡，神對人類的愛變成講道與詩歌的中心主題。

現在，我們又來到另一個轉折期，知道前面方向的人有福了。無論神學的風將吹向何方，我們卻能對兩件事有明確的把握。其一，神不會讓自己沒有見證者。總會有人持守基督的信條，即神所默示基督教義的大綱。救恩真理總不會完全從世人眼前消隱。凡是靈裡貧窮、心靈痛悔的人，總會發現基督就在旁邊，要拯救他們。其二，聖靈是真正保護正統的那一位；祂對謙卑、信靠的心必然會說同樣的話。蒙光照之心所見到的，必定是同樣的真光照



耀之處。

唯一的危險，就是我們讓聖靈擔憂，以致祂不再說話，任憑我們隨自己的頭腦而行。若是如此，我們便會有一堆基督徒學者，但卻沒有值得尊敬的聖徒；有一群維護真理的人，能用邏輯和知識震懾對手，但卻沒有傳講神話語的先知、與神親近的密契者、歌頌神恩的詩人。我們會有修剪整齊、栽培茂盛的樹叢，但其中卻沒有神的火。

真理永遠不變，可是模式、重點、解釋會變。有一個念頭讓我們可以放心：基督一定能適應任何人種、時代、族群。不論某個地方在強調什麼教義，或踐行什麼儀式，只要有人願意接受基督作救主，毫無保留地相信祂，祂便會將生命與亮光賜給那個人。聖靈從來不會為某個有關基督的論證作見證，卻總會為福音的宣講作見證，證實基督的確曾被釘十字架、受死、埋葬，如今已經升到天上、坐在至高神的右邊。

總而言之，我們不應該認為自己所擁有的是全部真理，絕不會有任何錯誤。相反地，我們應該跪下，敬拜那位腳上有釘痕的主——祂才是真理；我們唯有謙卑地順服祂的話，才能榮耀祂。✠

作者是二十世紀美國著名的宣道會牧師（1897-1963），本文出自*Born After Midnight*第18章*Let's Be Humble About Our Orthodoxy*。

## 之三：改革宗可以向其他宗派學習

王志勇



弗雷姆（John Frame）是當代改革宗神學的大師。然而，他在反思自己宗派時，指出很多改革宗人士「很少致力於培養肢體之間的愛，也很少培養對身體之外人士的愛。」他強調，改革宗固然應當欣賞、珍惜自身傳統在神

學、治理等各個方面取得的成就，但「生命的中心不應當放在宗派和傳統上，而應當放在基督和聖經上。應當深深地感受到改革宗沙文主義（Reformed Chauvinism）的錯謬——這種沙文主義竭力追求的，只是保持改革宗信仰的特色，完全不願意接受其他基督教宗派的影響。」

其實，一個宗派不可能領會上帝所有的真理，也不會毫無謬誤，所以弗雷姆勸勉改革宗人士，必須保持謙卑、開放的心態；謙卑就是承認自身的局限性，開放就是願意向別的宗派人士學習。



弗雷姆認為，改革宗至少可以從十方面向非改革宗學習。  
John Frame suggested that the Reformed churches could learn from the non-Reformed in ten aspects.

弗雷姆認為，改革宗至少可以從十方面向非改革宗學習。

1. 美國保守的改革宗教會近年來在傳福音方面不是很強。總說別人是亞敏念派，傳福音傳得不對，但自己做得更是不夠。在傳福音的熱情方面，改革宗應當學習亞敏念派的熱情。

2. 對於剛歸信的人，或從其他宗派轉入的成年人，改革宗教會培訓做得很不夠。這些來自各種背景的成年人，過去的生活常存在巨大問題，而且往往不知道怎麼研讀聖經，也不知道怎麼教育孩子，培養敬虔的習慣。在培訓這些成年人方面，很多大型福音派教會做得更好，改革宗可以向他們學習。

3. 改革宗教會接觸的人群非常狹隘。經常只接觸到白人、中上階層、或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很缺乏廣泛去關懷少數群體、貧窮人、和沒有受教育的人。其實，這些人本來應當是教會特別關注的對象，因為按照聖經的教導，教會在族群和社會上都是普世性的，對窮人更應特別關注。在這方面，改革宗可以向救世軍之類的組織學習。

4. 改革宗人士因為受到凱波爾思想影響，十分強調把上帝的聖言帶到人類生活的各個領域中。但實際上，我們對社會事務卻並非經常關注，也沒有什麼影響力。目前美國社會中，在政治和倫理方面具影響力的，靈恩派有「基督教聯盟」(Christian Coalition)；基要派有法威爾(Falwell)、杜布森(Dobson)等人；天主教、路德宗都有知名人物，重洗派亦有西德(Sider)。這些領袖有時借鑒改革宗的學術思想，但改革宗卻沒有借鑒他們的亮光。改革宗應當向這些宗派的基督徒學習，更有效地把觀念傳遞給社會大眾。

5. 改革宗與社會大眾較缺乏接觸。一部分原因在於改革宗傳統只著重理性的教導。當初慈運理在瑞士推動改教時，甚至把音樂也從公共敬拜中去除了，把敬拜完全變成了教導性的聚會。雖然其他改教家並沒有追隨慈運理的作法，但他們都是博學

多識的人，仍然強調學識乃是牧者所不可少的。因此，很多改革宗人士教導「理性的首要性」(the primacy of the intellect)，主張理性影響意志和感情。

理性固然常具主導性，但根據護教學者範泰爾(Van Til)的思路，意志和情感也會影響理性。比如，當不信的人壓抑真理的時候，他的意志常引導理性。可以說，在理性、情感和意志中，任何一方都不高於另一方。在亞當的犯罪中，人的知、情、意都墮落了，而在基督裡也都得到了拯救。人的這些功能是不可以分割的。

改革宗人士在講道和敬拜時，應當更多注重意志和情感。在這些方面，可以更加效法聖經本身。儘管改革宗認為靈恩派在某些方面有錯，但仍然可以向他們學習。在訴諸意志方面，不需要猶猶豫豫。聖經呼籲人做出委身和抉擇；倘若只是陳述真理，然後消極地坐等人們反應，是不夠的。在這一點上，亞敏念派要比改革宗更接近聖經。

改革宗要防備「極端加爾文主義」(hyper-Calvinism)。人確實有責任對福音做出回應，要求人做出回應是福音的一部分。人回應的責任與上帝揀選的主權並不相悖。當然，若沒有上帝的恩典，人就無法做出正確的回應。但是，合乎聖經的傳福音，絕不是告訴人說，只需消極等待上帝先作工；我們應當毫不猶豫地告訴人，要悔改、歸信，並且受洗。在這方面，改革宗當向葛培理學習。也許他有時講得不對，但在向不信主的人傳福音方面，他確實比一般改革宗傳道人講得更清晰，更有熱情。

6. 傳統改革宗在敬拜方面也有問題。在音樂和詞語的表達上，往往不夠合適，很難表達喜樂，無法造就各種類型的人。

7. 在培訓牧職候選人方面，改革宗的問題更大。目前改革宗神學院注重的是學術訓練。當然，理性領域一直是改革宗的強項。但在聖經中，使徒保羅所強調的長老資格，主要是品格方面。對於候選人在非學術領域中的能力，神學院缺乏很好的評



傳統改革宗強調真教會有三大標記——真道的傳講、聖禮的施行和教會的勸懲，弗雷姆則認為，還應當加上第四項，就是仁愛。The traditional Reformed churches emphasize 3 marks of a true church (preaching the truth, performing the sacraments, and church discipline). John Frame recommended the 4th mark, love.

估，對於他們性格的強項和弱項，也沒有進行針對性的幫助。弗雷姆提出如下的看法：(1) 在35歲之前，任何人都不當按立為長老；(2) 尋求教牧按立的人，應當接受評估；(3) 在正式按立之前，應當有數年學徒期；接受按立之後，要有一段時間在牧長的監督下侍奉。在這方面，改革宗可以向主教制教會、黑人教會、改革宗浸信會教牧學院、拉丁美洲的「街頭神學院」等學習。

8. 在保守派改革宗圈子內，對教義精準的要求並不平衡，因此在教會的合一方面經常犯罪。教會合一當然不能以犧牲真理為代價；但在改革宗的一些圈子內，只要談及教會合一，就有人認為必定會犧牲真理。「教義的純正」是很多人打出的王牌，然而在這張王牌之下，教會的合一就無處尋求了。

可是改革宗對教義純正的關注，卻常常是扭曲的。最近這些年來，以下這些衝突已把地方教會和區會搞得四分五裂：上帝的不可測透性、護教學、千禧年、預言已成全論、基督徒的自由、輔導、簽署信條 (subscription)、唱誦詩篇、當代敬拜模式、救贖歷史講道法、神法論 (theonomy)、石腓德的稱義論 (Shepherd's view of justification)、六日創造論、聖靈恩賜終止論、普遍恩典、簽署蘇格蘭國家聖約的必需性等。

其實，以上只有極少幾項涉及改革宗的信條，但很多人卻爭論不停，有時甚至言詞凶猛，直接造成地方教會和區會分裂；甚至有人不准觀點不同的人侍奉。這些意識形態性的東西分化了改革宗人士，使我們常互相指責。美國兩個最保守的長老制教會——美國長老會 (PCA) 與美國正統長老會 (OPC)——多次不能在組織上達成合一，就是因為此類事項的攪擾。

弗雷姆並不反對人提出自己的觀點，也不反對想說服別人的作法。他所反對的是：把自己的主張當成衡量正統與否的標準，對持相反觀點的人肆意攻擊，甚至攔阻對方的事工。此類相爭造成各種苦

毒，極大地削弱了教會的見證。

改革宗就不能求大同存小異嗎？傳統改革宗強調真教會有三大標記——真道的傳講、聖禮的施行和教會的勸懲，弗雷姆則認為，還應當加上第四項，就是仁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翰福音13:35)

9. 在改革宗圈子內，牧師缺乏教牧關懷。區會本應是牧師的地方教會，但是，大多數區會在開會時，只是討論事務，有時甚至結黨紛爭。這樣的區會完全喪失了意義。改革宗應當向浸信會、靈恩派和其他聯誼性的教會治理形式學習，他們的牧師在聚會時，用很多時間一起禱告，互相造就，互相擁抱，真正表達感情的需要和安慰。

10. 時代論基要派在教導孩子學習聖經方面，比改革宗做得更好。教導孩子學習教理問答固然是好的，但教導他們學習聖經更為重要。

## 結語

弗雷姆強調：「我喜歡改革宗神學，但我並不相信改革宗教會是世界上最好的教會。我們在許多領域中都需要不斷成長。因此我認為，把改革宗傳統加上改革宗信條當成衡量正統與否的標準，是完全錯誤的。」

筆者在此呼應弗雷姆的說法，重申：改革宗神學的精義就是不斷歸回聖經，不斷「訪問古道」(耶利米書6:16)，謙卑地接受「聖而公」之教會的正傳，返本開新，承先啓後，不斷地更多認識上帝，不斷地更多明白聖經，不斷地更多明白並發揮基督徒在這個世界上當有的作用。

「聖而公」之教會必然傳講「聖而公」之真理，發揮「聖而公」之作用，也就是把「聖而公」之真理落實在個人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這種體系上的整全性和應用上的現實性，才是改革宗神學真正的重要特色。✠

作者為維州主恩基督教會主任牧師





# 美國大選所見所思



編者按：

2016年的美國大選，過程爭議不斷，結果出爐後，更引起抗議浪潮和全球震盪。本刊請恩福家人發表觀察與感言，將所得回應整理如下，供讀者參考。

## 慎評、自省與祈求


任不寐

作為中國人，批評美國大選及其美國大選的缺點，我總是覺得特別臉紅，甚至無地自容——你不能總是就自己還沒有的文明，炫耀中華民族的偉大謙虛，或不知羞恥。

作為基督徒，我的心能容納美國大選揭示出來的任何人性的弱點和肉身的罪錯，因為聖經明明說人就是罪人，基督來尋找和拯救罪人。

作為加拿大公民，我深信候選人的缺陷恰恰是建立憲政制度和選舉體系的理由，而我相信西方制度完全可以承受比川普更不堪、或比希拉里更偽善的人。

作為蒙恩的罪人，我願意自己在川普、希拉里和美國選民任何罪性上看見自己的罪。川普的胡言惡語我也可能說過；希拉里的政客習性也在我自己身上；求主赦免，繼續更新。

作為路德教會的牧師，我當為君王和萬人求，我祈禱川普、希拉里和美國選民能夠重建自己的教會生活。惟願每個人都警覺“黑夜已深，白晝將近。”（羅馬書13:12）

## 美國基督教價值觀的存續

郭寶勝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當選美國第45任總統。有人說，這是保守主義對自由派的勝利，是傳統對日益淪落的當今美國的勝利，是中部對東西兩岸的勝利，是自媒體對主流壟斷媒體的勝利，是普羅大眾對政治社會精英的勝利，也是保守派基督徒對自由派基督徒、無神論和異教徒的勝利等等。總之，川普當選總統影響非常之大，而對基督教及其價值觀在美國的命運，也有非常積極的意義。

《華爾街時報》有篇文章指出，80%以上的白人基督徒投給川普。為何會如此？因為川普在大選時的言論與承諾，對美國保守的基督教價值觀非常有利。首先，他承諾要任命保守派人士出任大法官；這樣的大法官會在墮胎、同性婚姻等問題上捍衛基督教價值觀。若民主黨任命的大法官，則素來對公共事務中持基督教倫理的看法充滿敵意。

其次，在穆斯林移民問題上，川普堅守宗教及國族的保守主義，避免穆斯林人口過度擴張而對基督教社會產生衝擊。希拉里卻大力主張讓穆斯林移民進入美國，因為擴大不認同基督教倫理的選民基礎，符合目前民主黨的利益。

當奧巴馬決定，學生可以根據自己認定的性別去上廁所時，希拉里就失去了美國基督徒的選票，而川普就成了信仰的捍衛者。 Whe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allowed transgender students to enter bathroom according to one's own gender identity, Hillary lost the conservative Christians' votes and Trump became the defender of believers.

川普的副總統搭檔是印第安納州長彭斯，他堅持保守基督教的價值觀。2015年，他曾簽署印州的宗教自由法案，受到左翼媒體強烈批評。彭斯接受川普邀請時，明確地強調自己首先是基督徒，然後是保守派，再次才是共和黨人。川普成立的大選“信仰顧問團”，成員全部是基督教界德高望重的人士，如堅定反對墮胎和同性婚姻的杜布森博士、基督教自由大學校長法威爾、美南福音派神學院主席蘭德等。葛培理福音佈道團主席葛福臨牧師也向基督徒推薦川普。

美國大選開始之初，本人受主流媒體影響，認為川普是個跑龍套的娛樂人物，很快會走人。但我家所在地為中南部聖經帶，白人居多，小鎮上幾乎全是基督徒；我驚訝地發現，年初家家戶戶都已掛上川普的廣告牌；上小學的女兒回來，也天天念叨川普。於是我才感到媒體的美國和真實的美國有差異，基督教聖經帶地區與所謂主流美國的價值觀何等不同。

川普獲勝的重要原因，是他反對政治正確。什麼是政治正確？拿基督教來說，聖誕節不能說 Merry Christmas，只能說 Happy Holiday（淡化基督教）；奧巴馬執政的八年來，基督教在美國反成為歧視的對象。例如，公立學校可以有其他宗教的各種節日和活動，但不能有基督教的，美其名說是宗教自由；在公司裡，穆斯林可以有每天固定的敬拜，但基督徒在周三中午進行團契活動，公司就是

不批准；攻擊基督教無限自由，但若有人膽敢攻擊伊斯蘭教，馬上受到媒體的口誅筆伐；同性戀和縱容墮胎可以大肆宣揚，但基督徒根據信仰原則闡述立場，就被視為歧視和不寬容。這種政治正確的風潮是美國基督徒渴望打破的，也是川普要遏止的。

從信仰權利角度，伊斯蘭教是值得尊重的宗教，本人也多次為新疆維吾爾人維護信仰權利。但美國的國本是清教徒的基督教價值觀，這是美國制度與文化的重要支柱，如果此支柱被其他宗教取代，後果不堪設想。但民主黨執政八年來，基督教受打壓，伊斯蘭教卻迅猛發展。我有次住在加州一間旅館，打開電視，20多個頻道中居然有5、6個是穆斯林頻道！一個伊斯蘭教占主流或者平分秋色的美國會是什麼樣的光景？美國基督徒不敢想像。

川普大亨多次婚變、又涉嫌情色，為何還獲得基督教的領袖支持？是因為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原則。在基督教倫理看來，同性戀、LGBT（男女同性戀、雙性戀和變性者）、縱容伊斯蘭教在美擴張等，遠遠大過個人的情色緋聞對基督教的危害。前者會破壞家庭模式和生命倫理，危害好幾代人。當奧巴馬決定，學生可以根據自己認定的性別去上廁所時，希拉里就失去了美國基督徒的選票，而川普就成了信仰的捍衛者。

基督教保守派發展還不錯的州，基本都歸川普，基督教衰落的州，都歸希拉里。東西兩岸人本主義、理性主義至上的各州幾乎都歸了希拉里，而美國中部那些被視為落後的“過飛機州”，還在持守虔誠基督信仰的各州，幾乎全都投川普的票。

川普勝選說明以下幾個問題：美國基督教勢力依然強大、美國人不會被主流媒體誘導而自有主見、精英們並不能主宰美國政治、美國大部分人不希望美國歐洲化、保守主義在美國依然有很大的市場。然而美國基督徒也缺乏有能力、有衝勁的領袖，不得不讓瑕疵眾多的川普補缺。

總之，這次大選希拉里如果贏了，美國最初的基督教根基或許一去不返，而美國的歐洲化也無法避免：高福利、低經濟增長、宗教多元化、排斥基督教、對恐怖主義、共產主義、俄羅斯帝國軟弱自縮，世界大小獨裁者更加猖狂。這是可怕的。而川普的當選遏制了美國的左傾化、社會主義化、穆斯林化、非基督教化，保守了美國的傳統價值觀，這些因素將使得美國能繼續強大，引領世界。2016年的美國大選，恰如韓戰中的仁川登陸，扭轉了戰役、改寫了歷史的軌跡。

相信偉大光榮屬於堅信上帝的美國人民。 





可嘆在這次選舉中，“權利”卻退化為“利益”；民主政治僅成了追求保障個人利益的手段。  
It was sad to see in this election that “rights” degenerated to “self-interest” and democracy became a means to pursue personal gains.

## 直到公義和愛彼此相親 在川普時代，我們應當如何生活？

李晉 & 馬麗

川普當選總統後，美國基督徒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分化。支持者慶幸這是基督教價值觀被保存的勝利，緩解了基督信仰的衰退；反對者則認為，川普不僅缺乏政治家當有的德行，而且他的危險言論必激化社會的分裂與不安。大選結果讓基督徒之間顯出明顯隔閡，社交網絡常有基督徒因政見不同而攻擊拉黑的現象。

我們需要反思一個問題：在川普時代，基督徒應當如何生活？基督徒如何繼續在公共領域中實踐信仰倫理？

### 生活在怎樣的“當下”？

談此問題之前，首先要弄清楚：我們正處在哪裡？

當今我們可以用“川普時代”來代稱；但對基督徒而言，不論什麼時代，我們總是生活在當下（the present）。這個“當下”，不是（現代和後現代人所指）在激情中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當下”，而是指歷史在時間中線性前行，我們正處於過去和未來之間。

按基督教的傳統，“當下”還有一層神學含義，是指人在上帝面前的存在。人的存在和行動雖然是在時間中，但只有在上帝的臨在（presence）面前，才有“當下”可言。政治哲學家沃格林（Eric Voegelin）說：“在上帝臨在中的當下，意味著在世上的行為終究要面對上帝的審判。”這句話中蘊含著人的本質，以及生活的目的。

人原是按照上帝的形像受造，但在墮落後，就只能在上帝國度和世界的張力中生存。基督徒有天國子民和世界公民雙重身份，而因著與上帝的關係，我們有責任活出對上帝的愛和對鄰舍的愛。換言之，活在“當下”，就是每時每刻都在上帝的臨在中，向上帝的公義和愛負責。

我們要盼望上帝的國降臨。那美好的國度不是任何人或教會在世上所能建立；我們不能寄望於基督教政黨或虔誠的總統。唯有等到基督親自再臨，上帝的國才能實現。

### 愛作為政治的秩序

在現代社會中，個人權利成為民主政治的口號。上世紀60年代羅爾斯（John Rawls）提出《正



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為民權運動提供了理論基礎。他認為，人們需要除去社會背景的考量，在所謂“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下，單單從個人權利出發，來思考正義。

可嘆在這次選舉中，“權利”卻退化為“利益”；民主政治僅成了追求保障個人利益的手段。

詩人諾瓦利斯（Novalis）曾如此描繪現代人的心思：“這個世界應當如我所願的那樣。”這種自我中心將上帝和他人完全排除，失去對人性本質的關注；所有人都成為我（ego）欲望實現的工具。

古典政治學將人和城邦緊密聯繫在一起：什麼樣的人，就會塑造什麼樣的城邦。現代美國神學家尼布爾（R. Niebuhr）認為，政治“不僅是利益和權力的爭競，還應有理性的承諾、天生同情心的延展、正義感、道德（儘管殘缺不全）、以及社會所有階級共同具有的善的觀念”。因此對他而言，“人對於正義的能力，使得民主成為可能；而人對於非正義的傾向，使得民主成為必然。”

墮落之人既有幽暗意識，因此，政治必須成為防止人們行惡、社會失序的工具。倘若僅僅以自我利益為動機來運行政治，必不足以維繫社會的安定。傑克遜（T. P. Jackson）曾說：“理性的自利和社會互惠是真正之善的一部分，但是當它們被作為政治動機的中心時，正義自身就會凋敝。”

長久以來，人們只視“愛”為私人情感，將其排除在政治領域之外。現代政治自由主義者則將人的德行和人本身割裂，以致人在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道德好似毫不相關。現代政治的趨勢，是將過去的政教分立（指國家不干預信仰），轉變成為在公共領域排除宗教，排除情感的影響，特別是排除基督教——卻忘記了：自由民主堅實的根基原是基督教。

在這次選舉之後，最遺憾的是，基督徒群體在公共領域並沒有體現出愛的原則。  
After the election, Christians regrettably did not demonstrate the spirit of love in public arena.

普林斯頓宗教學教授格里高利（Eric Gregory）說：“自由民主並沒有使基督教的見證失敗。相反，自由主義傳統的成就，正是基督教社會和政治理論長久歷史的勝利。這些成就不僅包含強調良心自由、言論自由、當地社群和自然性平等，還包括憲法原則的指導、仁慈的法治、權責有限、和合法性國家等概念。”他近期在學界影響深遠的書《政治與愛的秩序》（*Politics and the Order of Love*），對當下政治理論提出挑戰，認為：“愛”應當超越利益，成為政治的德行和秩序。

人類的共同體是由各種愛所鏈接而成。奧古斯丁曾說：“要探索一個民族的特點，只能去探究它所愛的是什麼。如果所聚集的一群是人，不是動物，而是理性的受造物，並且將他們連接在一起的，是一種對所愛對象的共識（無論對象是什麼），那麼，稱其為‘民族’才不會荒誕可笑。而顯然，共識的對象越好，那麼這個民族也就越好；對象越壞，那麼這個民族也就越敗壞。”（《上帝之城》19.24）

在這次選舉之後，最遺憾的是，基督徒群體在公共領域並沒有體現出愛的原則。相反地，不少基督徒與其他基督徒針鋒相對，用信仰來為自己的選票正名，質疑不同陣營弟兄姐妹的動機，認為他們的信仰不夠成熟；使用語言暴力，卻還認為自己是“割袍斷義”。

其實兩邊都有福音派基督徒，希望能按信仰原則來向大眾作見證。但以政見作為見證，與以生命作為見證，是不同的。在選舉中，基督徒不可能在政見上都合一，但這不應阻礙我們在生命的委身上活出基督裡的合一。支持不同的總統候選人，不會使我們不能同領聖餐，一同敬拜。只有因罪造成的衝突，才會使我們不能一同到上帝的面前；而在這種情況下，唯有基督能再次讓我們合一。

奧古斯丁曾說：“〔基督〕要祂的門徒在祂裡面合一，因為他們在自己裡面是不能合一的，彼此的意志和欲望會互相衝突，沒有潔淨的罪更會使他們分裂。當他們被這位中保潔淨，便可以在祂裡面合一，因為生命有了同樣的本質，原本將朽之人現與天使同列，而且一同尋求終極的幸福，在慈愛的熔爐中合成一靈。”

### 教會：當下的守望者

教會不能將政治作為使命，去取代福音。這次選舉讓人較為失望的是，有些教會混淆了教會和政黨之間的界限；一些知名的教會領袖以信仰的名義



呼籲基督徒支持某一方。現代民主政體、宗教的分立、美國社會的多元性等等因素，不可能讓政治權力僅僅作為某一種價值理念的代表；而雙方黨派中都有敬虔的基督徒，也有對基督信仰抱敵意之人。在這種情形下，教會不能用非黑即白來進行區分。教會領袖需要顧及牧者倫理，不應用屬靈權柄去影響會眾的選舉良心。

這次選舉讓我們再次思考什麼是教會、並教會的使命為何。當代神學家歐多諾凡（Oliver O'Donovan）的見解值得注意：“教會聽從上帝所傳給她的聲音，通過信心進入上帝的國度，並讓教會的生命與此相配……教會首先要聽從這信息，並且去順服。”

在這次選舉中，北美福音派教會所關注的問題，依舊是身邊的事情，甚至最終的重點是個人的利益。這當然不是說，婚姻、墮胎、稅收、保險等問題不重要，但是近些年，北美教會的現狀是，信徒沒有去關注更重要的事情，忘記了世上近二十億基督徒普遍面對的，不僅僅是LGBT的問題，而是隱藏在世界體系中的惡、表面合理經濟結構下的剝奪，被國家制度合法化的不公義、種族的屠殺、在某些國家中教會所受到的逼迫，等等。許多教會已經放棄了對這個時代真正問題的思考，僅僅關注於自身組織的利益。這是教會在精神上的失敗。

教會並不應該成為社會行動者，但卻應認清：作為基督的身體，在這個時代，我們該如何做那最要緊的一件事。

誠然，在不同的處境中，教會該有不同的行動。譬如，在顛倒公義的社會中，就像納粹德國，教會真正應當做的是持守福音。應當有更多人像朋霍費爾（D. Bonhoeffer）或索爾兄妹（Scholl）一樣，為了對他人的憐憫和愛而施行公義。可惜，當時德國的國家教會丟棄了十字架，去擁抱納粹，忽視了人作為上帝形像所承載的尊嚴，甚至對基督道成肉身猶太人中表示遺憾！



讓我們重溫神父德普（Delp）的話，他因抵抗納粹政權，30多歲就被處死。他這樣說：“我們所缺乏的巨大勇氣，不是那種來自熱血、年輕、活力不息的勇氣，而是被聖靈所擁有、因領受祝福的意識而來的那種勇氣。因此，我們焦慮，不停奔跑，逃到基督教的古跡中，逃往基督教過去的各個時代，期待從過去獲得答案和指導——彷彿我們沒有得到過使命，就是那直到末日的使命——而每一天我們能從中擁有真正的應許。”

在今日美國的民主社會中，我們也需要再次思考，回到那關鍵的問題：教會的使命和盼望究竟在哪裡？教會不是參與政治的團體，而是聆聽上帝的呼召，忠實傳講的團體。教會的使命，就是成為當代的守望者，良心的召喚者，基督的身體。

沃格林在談及德國大學的演講中指出，我們這個時代的失序，是因人想成為上帝，讓世界成為自己所想要的樣子。這是一種靈性的疾病。唯獨對罪惡作出診斷，才能讓人意識到罪。他引用以西結書33:7-9，認為每一位傳道人都應當每天抄寫這段經文，不斷提醒自己，教會是末世失序時代的守望者：“人子啊，我照樣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聽我口中的話，替我警戒他們。我對惡人說，惡人哪，你必要死。你以西結若不開口警戒惡人，使他離開所行的道，這惡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卻要向你討他喪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惡人轉離所行的道，他仍不轉離，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卻救自己脫離了罪。”

### 結語

我們活在當下，不斷處於塵世和來世的張力中。信仰不是讓我們閉世修行，對他人的苦難和生命漠然；也不是讓我們捲入塵世政治、經濟的紛爭中，不能自拔。

這世界的經濟、政治和娛樂無法滿足我們最深的渴求。世上美好的事物，如民主制度、經濟自由、彼此尊重、對於弱勢者的幫助、對公義和平的熱愛，仍無法建成永恆的上帝之國，也無法讓真正的愛得以完全。

奧古斯丁說：“在這塵世的生活，不會毫無遺憾。生命是永恆的學校，（基督徒）如同天路客一樣，只是運用塵世的美善，卻不貪婪地緊握它們。”（《上帝之城》1.29）我們所盼望的真正滿足，只有完美君王、永恆國度臨到時，才能實現。

基督徒對於大選結果的態度，也是一種試驗。倘若基督徒因自己投票的人落選，而過度哀傷，或

許應當反思，是否已經把地上的國作為喜樂之源？這種失落神傷有多少是出於失控感？

朋霍費爾在《團契生活》（*Life Together*）中說：“不是我們在建造。是基督在建造教會。有人若想要建造教會，一定是在毀掉她，因為這人會建成偶像的殿，卻不自知。我們必須承認：是基督在建造。我們必須宣講：是基督在建造。我們必須向祂禱告，祂就會建造。”



## 賀華人 表明立場

小光

這次美國大選，華人——準確地說，是來自中國大陸、美國東北部地區的華人——不再藏身在落後怯懦的混沌亞文化圈子裡，而站立起來，毫不掩飾地公開支持川普，並以階級身份代替種族身份，引人注目地出現在美國的社會和政治視野中，開創了華人融入美國主流社會的新時代。為此乾杯！——頭腦清醒的酒後囈語



## 不能大意

趙剛

我早說了，這次大選是共和黨的勝利，很難簡單與川普劃上等號——誤解這一點的人，真的需要補一下什麼是（美式）民主的課。基督徒就算熱烈支持川普的，大概也很少有人為川普的個人道德背書（在個人能力上，我倒覺得要辯護川普不是笨蛋不一定太困難）。一直抓住這一點做文章的，特別是在選舉已經落幕以後，我真的想不出用什麼詞來誇獎才好。

當然，鑒於川普個人道德和競選中的出格言論，對他有更嚴格的監督肯定是必要的。共和黨人在這一點上一定不能麻痹大意，特別是在全面執政的情況下。

# 美國總統對信仰看法摘選

編輯室

美國十八世紀立國，採取史無前例的民主政治模式，其背後的根基為基督教思想。歷屆美國總統對於國家和基督信仰的關係，常有深入的見解。林肯總統曾感嘆，在時間的長廊裡，美國人信仰常出現墮落現象，需要更新。2016年的美國大選，更加顯出這個國家如今在信仰上的低落光景。求神憐憫。



華盛頓，第1任



約翰·亞當斯，  
第2任



傑弗遜，第3任



麥迪遜，第4任



門羅，第5任



昆西·亞當斯，  
第6任

## 神的權柄、神性、眷顧

「若沒有神和聖經，就無法好好治理一個國家。」「一個國家若丟棄永恆的規則和公理，就絕不要想得到上天的眷顧，因為那是上天所制訂的。」（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第1任）

「我們不承認其他神明，只認定上帝是掌權者；我們沒有別的王，唯獨耶穌是王！」（亞當斯John Adams，第2任）

「至於美國文明的前途，我們絕不會把它寄託於政府的權力。我們是把整個政府機構寄託於人類自我管理的能力，寄託於我們每個人能夠按照神的誠命來管理自己。美國的未來和成功，不在於這部憲法，而在於神的律法——就是這部憲法的根基。」（麥迪遜James Madison，第4任）

「一個人能成為公民社會的一員之前，必須先成為那位管理宇宙者轄下的子民。在這片蒙福的土地上，我們所能充分享受的權利和好處——包括信仰和社

會層面——全都來自於那位創造之神，祂是一切美善的源頭和所有美好恩賜的賜予者。」（門羅James Monroe，第5任）

「最後，我如今站在全能者面前，向祂發出最熱切的禱告——是祂親手保守了我們，從開國的嬰兒期直到今天；我祈求祂掌管我的一切動機和行動，並且感動同胞們的心，讓我們得蒙保守，不受各樣災害，永遠是一群團結而快樂的子民。」（傑克森Andrew Jackson，第7任）

「人的權利不是來自政府的慷慨，而是來自神的手。」（甘迺迪John F. Kennedy，第35任）

「信仰和公職不能分開。……我從來不感覺神的旨意和我的政治責任有什麼衝突。如果違反其中一項，就會同時違反另一項。」（卡特James Earl Carter, Jr.，第39任）

「如果我們忘記我們是在神之下的國家（one nation under God），我們就會成為走下坡的

國家（a nation gone under）。」（雷根Ronald Reagan，第40任）

「我們曾經求神幫助；如今，善大大勝過惡，結局無比輝煌，我們更應該感謝神。」

（喬治赫伯特布希George H. W. Bush，第41任）

「每一天，全國有幾百萬人民到造物主面前屈膝，尋求祂的恩惠，為祂所賜予我們各樣的祝福獻上感謝。」（喬治沃克布希George W. Bush，第43任）

## 聖經

「若沒有神和聖經，就無法好好治理一個國家。」（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第1任）

「聖經是第一本值得全球注意的書——幾乎可說是唯一的一本。」「我習慣每天早上起來之後，立刻讀四到五章聖經。在我看來，這是開始每一天最好的方法。從其中我得到極其寶貴、無窮豐富的知識和榜樣。」（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第



基督教是政府最好的朋友，因為基督教是唯一能改變人心的宗教。

The reason that Christianity is the best friend of government is because Christianity is the only religion that changes the heart.



傑克森，第7任



林肯，第16任



克利夫蘭，第22、24任



羅斯福，第26任



柯立芝，第30任



胡佛，第31任

6任)

「我從讀聖經大得益處。倘若一個人用所有的智力來讀通這本書，再用信心來調和，必定能活出高貴的人生。」（林肯 Abraham Lincoln，第16任）

「徹底瞭解聖經，比受過大學教育更有價值。」（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第26任）

「我們的社會和政府最重要的根基，都在於聖經的教導。如果全國大部分的人對這些教導不再有信心，那麼，社會和政府就很難得到支撐。」（柯立芝 Calvin Coolidge，第30任）

「從最豐富的人類經驗圖書館來看，對聖經的研讀應該是研究所的課程。」（胡佛 Herbert Hoover，第31任）

「這個國家法律的根基，是莫基於摩西在山上領受的律法。我們人權法案的基礎，是出於出埃及記、馬太福音、以賽亞書、和保羅的教導。」（杜魯門 Harry S. Truman，第33任）

「美國所以能成為一個獨

特的國家和人民，是由許多因素造成，而其中最根本、影響最深遠的，莫過於聖經。」（雷根 Ronald Reagan，第40任）

## 基督教

「基督教，是從古至今所有出現過或盛行過的宗教中，最具智慧、美德、平等、人性的宗教。」「美國革命最高的榮耀乃是：它將公民政府的原則與基督教的原則結為一體，不可分割。」「我們的憲法只是為講道德、有（基督）信仰的人而設。對於在其他光景中的人，它絕無充分的治理之能。」「我認為，一個人是否對基督教持尊重的態度，是他是否適任公職的最重要考量之一。」（亞當斯 John Adams，第2任）

「基督教是政府最好的朋友，因為基督教是唯一能改變人心的宗教。」（傑弗遜 Thomas Jefferson，第3任）

「所有人都必須承認，接受基督的教訓必能產生最純粹

的愛國精神，不負所託的認真忠誠，以及美好的公民品格。」（克利夫蘭 Stephen Grover Cleveland，第22、24任）

## 認罪悔改

「議會已經下令，（1776年5月）17日星期五為禁食、自卑、禱告之日，向全能神謙卑祈求憐憫，願祂赦免我們各式各樣的過犯罪孽，讓殖民地聯軍強盛起來，能在長久穩固的根基之上，建立和平自由的美國。」（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時任殖民地聯軍統帥）

「我們已經忘記神了。我們忘記了那恩典之手，保守我們平安，使我們倍增、豐盛、剛強；我們心裡自欺，以為這些福份是來自於自己的聰明和美德。由於連連成功，我們自我陶醉，太過自信，不覺得需要恩典的救贖和保守；因著驕傲，我們不再向造我們的神禱告。」（林肯 Abraham Lincoln，第16任）



杜魯門，第33任



甘迺迪，第35任



卡特，第39任



雷根，第40任



喬治赫伯特布希，第41任



喬治沃克布什，第43任

# 淺談宿命論和預定論

周鐵樓



**宿**命論 (fatalism) 和預定論 (predestination) 是根本不同的兩回事，但常被混為一談。

宿命論者相信：人生中的遭遇是早已註定的，包括生死禍福、貧富貴賤等，人無法改變，一切事情都是由人無法知道的力量所控制的。有人把宿命論說得很淒慘：宿命論把人交給一個未知的力量，放在冷酷的命運巨輪裡，任憑機械漩渦瘋狂旋轉。

現代文化的各方面其實頗受美索不達米亞文化的影響。在古代的美索不達米亞或巴比倫，可以找到人類最早期對超自然事物的反應和看法，以及最古老的宗教架構；命運的觀念就源於這地。考古學家塞繆爾·克拉默 (Samuel N. Kramer) 說，巴比倫的蘇美爾人由於人間疾苦，以及一些成因費解的事情，而深感苦惱。他們渴望找著圓滿的解釋，於是命運的觀念就應運而生。

在古希臘，斯多亞學派 (Stoicism) 講必然論 (doctrine of necessity) 的時候，首次用“宿命”這個名詞。

## 儒家思想含有宿命論嗎？

有人說，中國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也含有宿命論的成份。他們用成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為例證。這句名言出自子夏在和司馬牛的對話：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

夏曰：“商（子夏自稱）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無兄弟也？”（論語，顏淵篇）

子夏和司馬牛都是孔子晚年的弟子。子夏是孔子的得意弟子，漢代學者認為，儒家經學主要是由子夏傳授下來。這句話雖然不是孔子所說，但記錄在《論語》中，因此應該是屬於孔子的思想體系。

可是，孔子從來沒有消極過。他相信人的努力；即使遇到重大挫折，他也會“知其不可而為之”。孔子一生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周易）思想的光輝實踐。因此，我們不能從消極宿命論的意義去解讀子夏的名言。

孔子是信神、敬畏神的，而且他相信神是有位格的。當弟子顏淵死後，孔子說：“噫，天喪予，天喪予。”這樣的感嘆，說明他認為“天”是有位格的。他在日常生活中也頗虔誠。例如，《論語子路篇》記載：“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

孔子曾說：“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陽貨篇）孔子的意思是說：我不想說話了；因為天不說話，只在做事；天創造並控制宇宙，運轉四季，生長萬物，而天哪裡說話了。

孔子也曾說：“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篇）這裡的“道”，顯然不是他所教導的做人之道（“仁”），而是永恆之道或永生之道。孔



子認為，得到這樣的真道，便可死而無憾了。可見孔子相信天命，並認識天命。

但是，孔子也相信人的努力，要“知其不可而為之”地去駕馭自己的命運。他自稱，“五十而知天命”（為政篇）；還認為：“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堯曰篇）。所以我認為：孔子叫人首先要面對人生的遺憾，要認識和接受它，不要糾纏在裡面，徒增痛苦。然後，要盡己力去彌補遺憾，使自己的內心能夠淡定和坦然。

##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正解

現在來看子夏的名言。第一句“死生有命”，此處的“命”應與孔子天命觀的“命”一致。“死生”兩字可以理解為“人的一身”。綜合儒家思想，子夏的意思可以理解為：一個人要認識自己的天命（一生的命運），然後要盡己力去駕馭命運，任重而道遠，以仁為己任。

再看第二句“富貴在天”。孔子的思想中心是“仁”，他很少談到富貴，不過這並不表示他反對富貴。他曾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里仁篇）；“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述而篇）；“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泰伯篇）

這樣看來，孔子並不會否定用正當的方法去取得富貴。但他也認為，富貴是上天所賜予的（富貴在天），不要用不正當的方法強取。這和聖經的教導“不要勞碌求富”（箴言23:4）相符。

據史書上記載，司馬牛的兩個兄弟（向趨、向巢）在宋國作亂，他想勸阻，但沒有用，至終兩兄弟喪失生命。因此司馬牛感嘆：“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就勸他：我們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生死富貴，當放開胸懷，不要為親兄弟之亡而傷痛；君子以仁為大任，只要以仁愛之心待人，就會與人相處融洽，他們喜愛你，就如同有親兄弟了。

## 宿命論與早期的基督徒

據傳，宿命論在早期的基督徒當中曾經引起很大的爭辯。因為希臘和羅馬文化深受宿命論影響，初代基督徒生活在其中，不免感到困惑。他們常常提一個問題：既然神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可以“從起初指明末後的事”（以賽亞書46:10），祂當然知道人會墮落，隨後會遇到種種悽慘的遭遇，那麼，祂為什麼沒有阻止？為什麼沒有事先就防止他們墮落？

神的確能預知事態的發展；但這並非是說，神總是“定規事情的發生”或“操縱事情的發展”。神給了人自由意志；人要對自己的行為負

責。換言之，把事情的發生全推在神身上，是不正確的。

## 宿命論和預定論

預定論和宿命論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預定論是把人放在神大能的手中，指出：神在萬古之先就已經有一套整體的計劃；一切受造物都朝著這個計劃的目標邁進；目標的第一主旨是“神得榮耀”，第二是“神子民得福祉”。

聖經說：“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祂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又因愛我們，就按著自己意旨所喜悅的，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以弗所書1:4-5）

“揀選”乃是一種主動的、預先已有意念的動作。神是“從創立世界以前”就揀選得救的人，這顯然表明：神對待得救之人的一切恩惠，絕非一種偶然的施捨，乃是早已存於神心中的好意。這句話也表明：神的揀選，並非根據人表現了甚麼好行為，而完全是出於神的恩典；因為祂是在人還沒有任何表現之前，便揀選了他們。

聖經又說：“因為祂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祂兒子的模樣……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羅馬書8:29-30）神預定人得救的原因，乃是由於神預知人的一切；得救的人是“在基督裏”這個地位而得著的。神揀選得救的人，目的是使他們在祂的愛裡成為聖潔，無有瑕疵，領受兒子的名分，與基督同為後嗣（參，羅馬書8:17）。

神預知誰會相信，就預定他得救。神的心意雖然如此，但人必須自己作出決定，接受救恩。在預定論裡，人仍是有自由意志的，而人也必須為自己的選擇和行為負責。預定論和自由意志的問題，從過去到現在都是神學家爭論的題材。不過，尋求明白真道並不是神學家的專利；每個基督徒都要關心。神要我們“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裡。”（歌羅西書3:16）

我們也不要因為神學問題太深奧，而忽略了救恩本身。神已經清清楚楚啟示了救恩之道：“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翰福音3:16）也許我們不十分明白，得救究竟是因著神的預定，或因著自由意志所決定；但我們知道，任何人得救，一定是把握住上述的應許。

人的盼望，只在於依靠基督的十字架。✠

作者曾任加州州立大學物理系系主任

# 預定論的分歧解讀

陳宗清

預定論在神學界已經爭論了四百多年，極端加爾文主義（Hyper-Calvinism）、加爾文主義、溫和加爾文主義（Moderate Calvinism）

、亞敏念主義等，都對預定論提出不同的看法。直到今日，還沒有任何一種講法讓所有不同學派的人都感滿意。

「預定」是聖經清楚的教導。從以弗所書1:11、羅馬書9:13-16、8:29、使徒行傳13:48，都可以看見：人的得救是出於

神的預定。這是不容否認的。可是要怎麼解釋「預定」，同時保證人擁有自由意志？神學家們為這道難題頭痛不已。

1984年，瑞德（William Stanford Reid）受邀為《福音派神學辭典》（*Evangelical Dictionary of Theology*）寫有關「預定」的專文時，特別寫了一段話：「神是無限、永恆、不改變的，智慧、能力、公平、公義、真理都在於祂；即使祂把自己向人完完全全啓示出來，人還是無法徹底瞭解祂。因為，神與時間和空間的關係，是受限於時空的受造者所無法理解的，因為我們對於永恆根本無法掌握。在研究聖經真理的時候，我們必須把神的這種至極的奧秘性存在心裡。」

人的思考是在時空之內進行的。因此，當我們面對「神的主權與預定」和「人的自由意志」時，首先要明白，神的預定是在永恆裡進行的，而人的自由意志是在時空內的活動。因此，若要化解神的預定與人的自由意志表面的矛盾，就會遇到「時空之外」與「時空之內」的碰撞。所以，瑞德教授承認，「聖經的觀點不可能按我們的時空定律來完全合理化」。

芝加哥三一神學院的教授芬伯格（John

Feinberg）以為，神的主權和人的自由意志並非是衝突的。他用哲學的方法指出：神學的決定論並不需要排除人的自由意志。在神的全知裡，祂當然知道每個人「想要」

做的事。所以，神的預定已經考慮到人的「想要」，這完全沒有影響或干預人的自由意志。很顯然，芬伯格是代表傳統加爾文主義的立場。

不少亞敏念派學者主張，神的預定是建立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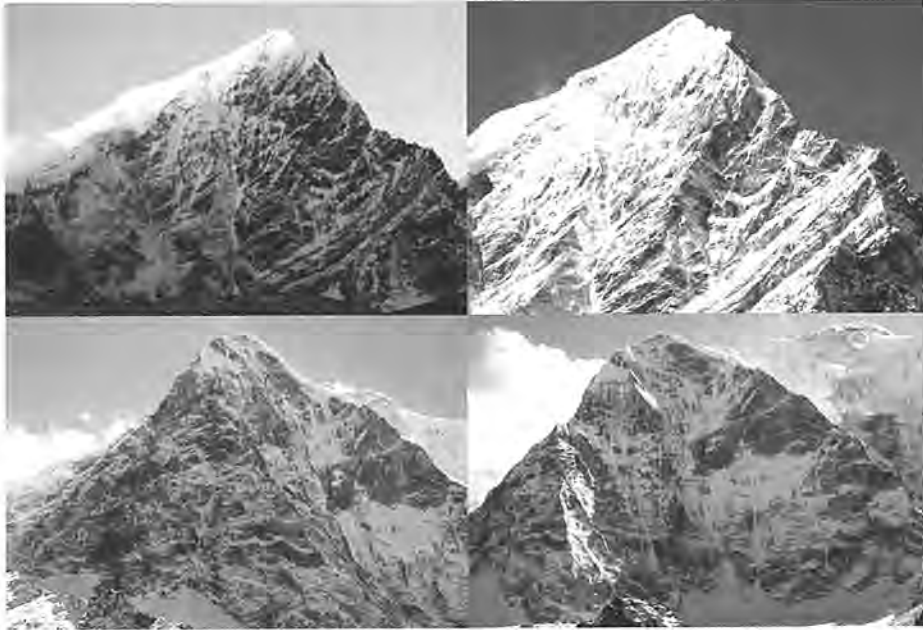
祂的預知上。當十六世紀加爾文主義與亞敏念主義辯論十分激烈時，一位天主教神學家慕林納（Luis De Molina, 1535-1600）試圖調和這二者。他倡導「中間知識」（middle knowledge），主張：那些未曾在歷史上發生的事，倘若發生，神也會知道其結果為何。他想讓神的主權與人的自由意志都在理性的框架中獲得較圓融的詮釋，但可惜並未能成功。

總之，面對聖經的真理，有時我們沒法完全用理性來掌握，必須用信心去接受。有限的人在面對無限的神時，這是應有的態度。

宿命論是人間哲學或經驗的產物，但預定論卻是神的啓示。兩者不能相提並論。宿命論完全否定自由意志可以帶來改變，但聖經卻指出，人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聖經更進一步教導，人需要靠神的恩典，因為若不是祂的憐憫與祝福，人的努力至終也要歸於徒然。✚

作者為本刊主編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 *Predestination & Free Will: Four Views of Divine Sovereignty & Human Freedom*, IVP, 1986.





# 山桃花開

## 古代中國與以色列文化中的桃樹

李民舉



### 古中國以桃枝驅邪

在中國上古時代，桃樹代表吉祥與正氣。古人相信，桃樹展現的是陽剛之氣與生命之力。作為一個文化和宗教符號，桃樹在重大的社會活動中十分重要。

《禮記·檀弓下》提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鬼）惡之也。”《禮記注疏》（同治十年重刻本），對這節經文的注釋說：這節經文的大致意思是，大臣死了，如果君王前去吊喪，就得讓陪同的巫祝帶上桃樹枝條做成的掃帚（茢）和兵器，用以驅趕亡靈，避免亡靈加害君王。

《左傳》中記載了一個實例：“【襄公】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於廟也。楚人使公親禭，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禭，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當時楚國強大，魯襄公滯留楚國，被迫親自去看贈送給死者穿的衣物，魯襄公不得不前往，但是提了個條件，讓自己的巫師攜帶桃掃把走在前面，掃除晦氣。楚國當時沒有阻攔，但是事後後悔了，因為這就如近代的吊喪活動中，若吊喪的人手拿桃木槨前往，是對死者的不信與不敬。其實，楚國本不該強迫魯國國君吊喪；而魯國國君被迫前

往，卻也不是沒有底線。

西周時代，有個“戎右”的小官，在會盟的場合中，手拿一個桃樹枝條做成的掃把，來攪拌牛血，除掉陰晦之氣。《周禮·夏官》《戎右》條：“掌戎車之丘革使，詔贊王鼓，傳王命於陳中。會同，充革車。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鄭玄注：“桃，鬼所畏也，茢，掃帚，所以掃不祥。”桃樹枝條做成的掃帚又稱為桃茢，被用作辟邪之物。

由此可見，先秦時代人們相信，用桃樹可以驅趕邪靈污鬼，用桃樹枝條做成的掃帚，在實際生活中應用廣泛。有趣的是，在以色列人的生活中，桃樹也被賦予了特殊的寓意，受到重視。

### 古以色列桃樹表上帝臨在

在古代以色列文化中，桃樹代表了上帝的臨在。

以色列人的會幕中，金燈台代表上帝之光的照臨，而金燈台是模仿一棵桃樹作的。《出埃及記》25:31-34，上帝命令摩西作會幕中的金燈台：“要用精金作一個燈台。燈台的座和幹與杯、球、花，都要接連一塊錘出來。燈台兩旁要杈出六個枝子，這旁三個，那旁三個。這旁每枝上有三個

金燈台上的花和果實，代表上帝看顧祂的子民，同時也表示神的子民要堅守上帝賜給他們的誠命。  
The flower and fruit on the golden lamp symbolized both God's caring for His people and their obligation to follow His commands.

杯，形狀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枝上也有三個杯，形狀像杏花，有球，有花。從燈台杈出來的六個枝子都是如此。燈台上有四個杯，形狀像杏花，有球，有花。”



首先簡短說明，以上這段和合本《聖經》的翻譯有些不確切，“杏”字應該改為“山桃”。因此，以上這段經文可以總結成“用桃樹為樣本作成金燈台”。金燈台上的燈碗，是桃花和下面的花萼共同組成的；桃花做成燈盞，象徵上帝之光照亮祂的子民。

桃樹希伯來語是shâqed，其字根為shâqad，意思是警醒、警惕、守望。金燈台上的花和果實，代表上帝看顧祂的子民，同時也表示神的子民要堅守上帝賜給他們的誠命。《耶利米書》1章11-12節再次提出這個含意，以桃枝說明上帝會信守祂的話語，而以色列人應該要警醒，遵守上帝的誠命。



從植物分類上看，桃樹是the *Prunus amygdalus* var. *dulcis* 或者 *Amygdalus* (*almond*) *communis* (*comm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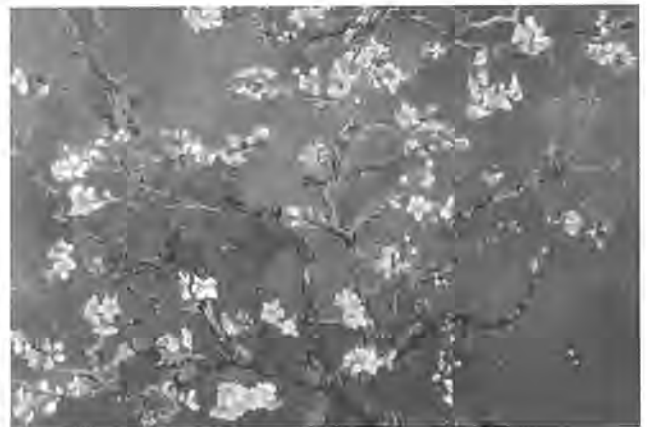
“山桃”也稱為碧桃，是野生狀態的桃樹，在秦嶺和伏牛山地區曾經有廣泛的分布。《尚書·周書·武成》：“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於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於豐。乃偃武修文，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周武王滅掉商朝以後，回到豐鎬地區，把馬和牛都放出來，這是一個姿態，意思是：儘管我們周朝很強大，但是不會奴役其他弱小民族。秦嶺伏牛山地區，古代有成片的野生桃樹；河南西部曾設有桃林縣（即今天的靈寶縣）。

山桃在地中海東部有悠久的歷史。人工種植的山桃可以追溯到青銅時代早期（前3000-前2000年）。山桃樹冠高達12-17英尺，以色列地區每年二月就開花了，非常美麗。山桃又稱為毛桃，外面一層皮，類似果肉，但是很薄；桃核分果殼和果仁，果仁上有一層紅色的薄膜。埃及法老圖坦哈蒙墓葬中（前1327年），曾經發現桃核，可能是迦南地的土產（參見《創世記》43章11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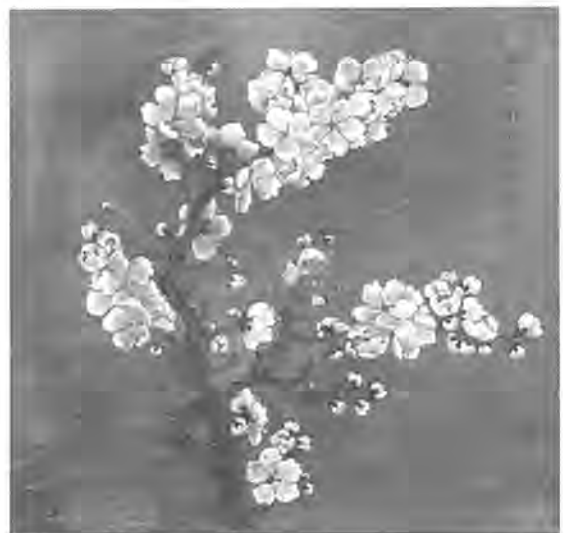
### 桃樹在藝術界：

正因為桃樹、桃花在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中有特殊的寓意，它就成為藝術創作中的重要題材。

1888年，大畫家梵高的侄子出生，他就畫了一系列的山桃花作為賀禮。下面是其中的一幅，名為《山桃花開》。



桃花也是中國古代畫家喜愛的題材。元代浙江湖州畫家錢選（字舜舉，1239-1299年）曾以折枝桃花為題材，受到世人的青睞。



# 精神中國及其構建

劉孝廷



“精神中國”或“中國精神”，是我長期考慮的一個話題。

我關注精神現象，一直想構造世界精神和中國精神的“地圖”。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 1743-1794）是法國百科全書派，啓蒙運動的最後一個人物；他的《人類精神進步史綱要》是以西方實證精神為中心，來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則可以站在新的視角進行擴展。

我提出了兩條基本的分析方法或視角。第一個視角可以借用地質學的概念，我稱之為“精神的歷史地層學”，探究人類在不同時段裡構造精神的不同特徵，構成一個特定的時段。舉個例子，早期，與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期”相當的時候，人類

歷史大體處在停滯時期，各個民族之間相差幾百年並不重要。那個時候，人類發現一個共同的东西：只要是人，總會有同樣的情感——愛。佛教、基督教、儒家都討論過同樣的話題。這說明，人類精神進步有一些共同的問題。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出發，去看事物。

第二個視角為：文化的更迭不僅存在著時間前後的更替，且存在著空間上的並存。並不是每上來一個新的，就把舊的直接剔掉了。在人類文化當中，各種各樣的精神都兼容並蓄，被作為當代體系的一部分。沒有一個體系能夠簡單地剔掉或去除其他體系。這就是博物學的一個基本原則。我給它起個名字，叫“中國人吃飯加筷子”原則——吃飯中

（接上頁）

山桃也是文學藝術的重要題材。唐朝詩人元稹曾經宦海沉浮，淪落江湖，五年後遇赦還京，歸途中寫下《西歸絕句》十二首，第二首是：

五年江上損容顏，今日春風到武關。  
兩紙京書臨水讀，小桃花樹滿商山。

作者以歸途中看見的商山桃花，來烘托心中的喜悅心情，讓讀者身臨其境，分享作者心中的快樂。

中國文化中的吉祥圖案，例如太平有像、指日高升、馬上封侯等等，都是利用諧音來表達圖畫符號的象徵意義。這種現象和古代以色列人用桃花來象徵上帝的臨在，可以說是異曲同工。

## 結語

山桃花開，是春天的氣息。

以色列視桃樹為上帝同在的祝福，滿樹桃花傳達了上帝的慈愛臨到人間。中國自古以桃避邪的習俗，或許與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傳播有關。

世路多歧，江湖險惡，然而我們必須前行。盛開在中國各地的桃花，是我們的鼓勵，要相信上帝的眷顧，持守上帝的誠命，最終實現生命的更新。



作者曾任北大考古學系講師，現在北美牧會。他曾在本刊總37至39期發表過三篇與桃樹相關文章，歡迎上網查閱。



今天華人基督徒遍布世界各地，他們身上所體現的就是“精神中國”的核心內容。  
Chinese Christians are today scattered all over the world. By their liv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iritual China” are exhibited.

間突然來了一個人，加雙筷子就可以了。

## “中國概念”的三個層次

對於“中國”的概念，我覺得有三個層次。

### 1. 政治的層次

第一個就是政治或疆界意義上的中國。中國在近代，從“國家之天下”轉而成了“天下之國家”。所謂“國家之天下”，是認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列強來了之後，中國人發現，世界上還有比我們更厲害的國家，中國不再能代表全天下，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這個變化是五千年從未有的大變局。但是，這種變化首先觸及的，是疆土和主權問題。於是，“政治中國”成了首要的概念。

### 2. 文化的層次

冷戰結束後，杜維明教授等人提出“文化中國”的概念，想軟化中國的邊界，擴大交往圈。“文化中國”基本是以儒家文化為主要填充物。

杜維明近些年為此努力，但是沒什麼效果。海內外文化本就五花八門，而作為政治實體單位的中國大陸也不認為自己是儒家。他所主導的，其實是一種外來思潮。實行那種體制導致高成本，而面對制度腐敗、社會壓抑、道德淪喪等，文化中國的思路是沒有辦法的。

事實上，沒有深厚的人文底蘊支撐，深度發展就會失去平衡，進入缺德失範的境地。這就是今天的局面。

### 3. 精神的層次

我歸納現代中國有三個荒漠。第一個是自然界的荒漠化，歷史上從來沒有這麼嚴重過；第二個是社會的荒漠化，人們彼此冷落、誰都不信任誰。第三個是人心的荒漠化，沒有同情和關愛，沒有自我的承擔和罪感。



為了深化研究，我造了一個詞：“精神中國”，用靈性或精神的中國這個概念，形成第三個關於中國的概念。

黑格爾曾說：“凡屬精神的都離中國很遠。”許多讀哲學的人都曾對黑格爾的這句話憤憤然。但其實，黑格爾所理解的哲學，是以絕對精神為對象和理想的，因此他說：“哲學是文明的活的靈魂”。對他而言，一個不能貢獻思想的民族，就不是精神民族。

以上“政治中國”和“文化中國”的概念，是外延性的；而“精神中國”則是內涵式的，它可能更事關中國的根本。

## 精神中國的性質和意義

對於“精神中國”，到底應該怎麼看呢？

第一，這個概念的提出，是基於人的二重性，就是自然性和社會性，肉身性和精神性。人的精神權是現代所重視的一個問題。這個維度肯定了精神的獨立性，把中國看成一種精神上的存在。同時它指明：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有個很重要的路線，就是人的現代化，我稱之為“成人之道”，即在世界的眼光和人格視域上把握住人的本質。

其二，提出“精神中國”，表明中國有世界性或人類性的任務和使命。以前中國只是想到自己，而今天的中國應該是世界性和人類性的中國。這需要超越個體、族群或國家。沒有這精神，就超越不了。孟子雖然有“大任”說，但後來的儒家依附性強，都成了食客。在這方面，基督教卻開闢了責任或使命的境界——大使命成了基督教精神實踐的過程。

其三，“精神中國”不同於“文化中國”。“文化中國”指所有關注中國文化的人，並假定這種文化就是儒家文化；而“精神中國”雖然涉及儒家文化，但卻是以基督教信仰為支撐的世界精神。因為經過幾千年的發展，當代基督教精神與其他文化精神不同，它已經完成一種超越，而成為普遍的人類文化精神。

今天華人基督徒遍布世界各地，他們身上所體現的就是“精神中國”的核心內容。這種精神，從發生學而言，首先是中國（人）的，然後是基督教的；從精神境界上看，則首先是基督教的，然後是中國的。換言之，華人基督徒已經完成了中國與世界的精神接軌，或中西文化的融合。

## 基督教與精神中國的構建

目前而言，“精神中國”的展現主要體現在海內外華人基督徒身上。就如古猶太人是人類的祭司一樣，華人基督徒也成了“精神中國”的祭司，承

擔起獨特的角色和使命。

### 1. 基督教員先覺性

華人基督徒能夠擔任如此崇高的角色，有幾個理由。其一，基督教堅持政教分離，不做政府的附庸。基督教所掀起的草根覺醒和開化運動，在中國人邁向成人之路上更是厥功甚偉。而大陸基督徒往往比國內的其他群體率先具備世界歷史意識。

### 2. 基督教可強化靈性儒學

其二，在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結合上，特別是儒家文化的層面，基督教也有可喜的成績。中華精神千年一步，從精神的歷史地層來看，儒家的發展可分四個層次：早期的原始儒學、古代的關係儒學、宋明的心性儒學（佛教融入）、當代的靈性儒學（基督教融入）。每一層都有自己的任務、目的和亮彩。對於儒學，過去佛教曾經有所作為，今天基督教更可以大有作為，就是強化靈性儒學。

儒家一向強調內外或身心的合一。可是，自從現代科學的世界觀傳到東方以後，儒學屈就於科學，過於突出自身的知識性和外在化，淡化了個體的精神性或宗教性，從而快速走向感性化和功利化，成為世俗主義和工具主義的俘虜。結果導致儒學人士為外物所累，很少關注自己的內在感受，失去了自由自覺的維度，而僅僅成為單向度的智力和效益反應器。

既然儒學日漸空心化，成為沒有信仰的學問，儒學泛起的結果，只是作為客觀化的知識對象被人復述，而不再具有踐行的意味。搬弄儒學的人大多並不像孔夫子那樣真正在生活中踐行，所以社會上招搖的多是偽儒。過去儒家所標榜、所追求的“致良知”和“法由己出”等，目前的儒家已經完全談不上了。而儒家既是中國傳統的主導文化，於是不免世風日下、道德敗壞。

今天，人在改造自我方面，委實遠遜於古人。眾所皆知，外在的約束若要化為內在的德性，必須通過適當的途徑去“悟”和“省”，這樣，最終才能走上“成人之道”。我們需要恢復儒學中的靈性實踐傳統，建構精神生活。在這方面，中國古代的精神實踐資源非常豐富。在歷史上，儒學因為接納了禪宗等心性理論，而使自己內轉，終於實現三教合流，而使儒家文明得以延續。今天的儒學應該進一步延伸這個傳統，充分吸收基督教的信仰成分，以完成自身的再造。

### 3. 基督徒的踐行帶來希望

其三，基督徒的實踐開出了精神中國的新氣象，我們從中看到一線希望。譬如，在今天大陸道



德淪喪的背景下，很多本地基督徒卻體現出一種精神境界。在一些教會裡，信徒們無私奉獻、平安喜樂，那種謙卑的態度和行事的風格，在社會其他地方幾乎看不到。而海外華人勇於開拓宣教事業，幾乎華人事業的所到之地，都有福音傳到，給當地人帶去精神的歸屬和慰藉。

2014年暑期我在柏林，親眼看到華人教會的牧師如何甘心犧牲，放下在美國的安定生活，來牧養這群信徒，其中許多人沒身份、沒工作、被拋棄、鰥寡孤獨。那位牧師說：越是這樣的地方越需要福音，正是我可以做工的地方！這些人來到教會之後，接受祝福，大家互相溝通，抱團取暖。我很為他的精神所感動。

我在德國的其他幾個城市，漢堡、法蘭克福等，甚至包括北歐的國家，都看到了類似的華人傳教士和教會的活動。我彷彿看到，有一個新的中國正在我眼前集結！

## 結語

荷爾德林曾經說：“哪裡有苦難，哪裡就有拯救。”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所經歷的一切艱難困苦，可能都是一種等待和盼望。而“精神中國”便是要突顯對這樣一個新文明之地的盼望。

與儒學的四個時期對應來看，我覺得基督教也可說有四個發展步驟：西亞的原始基督教、歐洲的中世基督教、近代的歐美基督教、以及未來的東亞基督教。而東亞基督教的發達，同時可能伴隨基督教的世界化。

由此，我突然對中國產生了一種希望上的衝動，就是：未來中國的崛起，可能是一種新的世界精神的塑造。不是有人倡導說，人類文明要到新的軸心期了嗎？這個新的軸心究竟是什麼？沒準兒是一種文化精神的結合。而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成為“精神中國”的建設者。☪

作者為北京師範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本文摘自他2015年在Boston的演講

# 半世紀的轉化工程

## 基督教學術會議觀摩心得

劉良淑

2016年10月28日傍晚，我們抵達佔地廣闊的上海大學。十月底的上海，秋涼已深。學校北門旁的樂乎新樓內燈火輝煌，協助學術會議的博士、碩士生熱情地接待我們。

這棟專為招待及會議蓋的大樓，設備堪比四星級旅館，讓我們頗感意外。回想本世紀初，我們造訪上海的某間著名高校，大部分建築都已破舊。才十幾年，由於經濟成長，各大學競相建設，校園景色今非昔比。

### 學術會議洋溢活力

當天下午在這裡已經進行了第一場會外會，由今年獲得「中國基督教研究雜誌社優秀學生獎」的博士生發表論文。這十六位來自各個大學的青年才俊，洋溢著熱情，穿梭在會場，憑添不少活力。

正式的国际學術會議於第二天早上（10/29）開始，主題為「基督教與中國近代教育」。這場學術盛會是由兩個單位聯合舉辦，一為位於洛杉磯的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另一為上海大學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

前來參加會議的專家學者共有44位，來自國內各大學及港、澳、台、日、美、加，其中42位發表論文。第一堂由華中大學著名的學者馬敏教授演講，連同旁聽者八十餘位，把會議大廳擠得水洩不通。



### 推動研究十年有成

記得多年前李靈牧師在講述自己信主的經過時，曾經提到，早年他在上海的圖書館尋查資料，第一次讀到宣教士與中國現代化的關係，令他十分驚訝，以致逐漸改變對基督教的觀感。因此，他立志服事上帝之後，便覺得心中有個託付，必須透過學術研究，還原歷史真相，讓國人對基督教有正確的認識。

2007年，李靈牧師成立「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擔任總幹事。那年正逢基督教第一位宣教士馬禮遜入華兩百年紀念，在洛杉磯推出的「中西文化交流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會議」，是該中心給基督教在華歷史的頭一個獻禮。

爾後，李牧師繼續在學術界努力，每年與國內一所大學合作，舉辦與基督教相關的學術會議，並出版論文集，讓成果得以累積；每三年舉辦一次國際會議。此外，他也推動設立獎學金，鼓勵國內研究基督教的年輕學者。

時光飛逝，此次學術會議已臨近2017年門檻。這樣的會議在學界能展現如此動力，是多年努力累積的成果。



### 教會學校半世紀的影響

眾所周知，自古以來中國栽培精英的唯一方式，是透過私塾傳授、古書背記、科舉取才。然而今日中國，放眼望去，大小鄉鎮各級學校林立。全國少有文盲，知識普及，各種學科均衡發展，教育帶動了全國的現代化。這樣的轉變不可謂不大。



由於學術界的殷勤舉證，社會對基督教的整體觀感已經逐漸改變。  
Because of the ample evidence provided by academia the overall societal perception of Christianity has gradually changed.

翻閱近代史，可以知道，中國教育從古向今的大轉彎，大約歷時半個世紀之久；而帶動力最大的火車頭，當屬教會學校。十九世紀來華的基督教宣教士中，有一部分人傾注精力在教育事業，在偏遠的鄉鎮設立小學，在繁華的都市設立大學。這些有識之士認為，福音要在中國生根，帶來徹底的轉化，教育是一個重要關鍵。

馬敏教授第一堂的講題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從十九世紀末起，基督教在中國共創設大學13所，天主教也辦了3所。這些大學成了中國高等教育的前驅，也造就出許多傑出人才。在中國翻天覆地的近代史中，不少領軍人物都是由教會大學畢業。

### 未來仍然可以借鏡

自上世紀80年代起，國內學術界開始重新審視教會學校的歷史，給予新的評價。馬敏教授熱情地指出，由於學術界的殷勤舉證，社會對基督教的整體觀感已經逐漸改變。

展望這個課題的研究，馬教授認為，由於現今中國高等教育仍存在辦學浮躁、急功近利、行政僵化、缺乏創意等問題，應當加強思考教會大學的辦學對當今教育發展的啓示，如：辦學的特色與質量、國際化與中西結合、師資培育、制度建設、校園環境等。

接下來的論文發表，題目多樣多采。研究的對象，有些是著名大學的某一層面，如：燕京、東吳、聖約翰、南開、嶺南、齊魯、協和、震旦、金陵等；有些是探討中等學校教育，還有學者研究女子教育、少數民族與偏遠鄉鎮的學校等。另有其他層面的專題，如：教會學校與非基督教學校的比較、教會學校對社會的影響、收回教育權運動等。

李靈牧師表示，類似主題的學術會議，近年來國內已經舉行過幾次。然而這個課題內容十分豐富，值得思想與瞭解的事還有許多，所以此次會議仍然引起許多學者的興趣，願意積極參與。其實在



學校教學的老師們，平日教學任務繁重，要為這樣的會議作研究、寫論文，必須花額外的功夫。

### 優秀傳承連續不斷

獲得獎學金的學生共有兩堂會外會的論文發表，並獲得資深學者的勉勵，包括恩福會長陳宗清。會議總結時，也特別為優秀學生舉行頒獎禮。



但願國內學術界對基督教的研究能傳承不斷，讓更多人能夠認識真相，進而認識真理。✚

作者為本刊執行編輯

### 當心靈飛向寶座

向查經班  
熱情推介

—主禱文闡析

陳宗清著



建議奉獻：

單本\$12

10本以上每本\$10

主耶穌教導的禱告，對我們的靈命非常寶貴，基督徒經常誦唸，但是對其中的深意有多少認識？

陳宗清牧師在書中詳述他多年默想的心得，將每一句作清晰的講解，能帶給讀者極大的幫助。

本書共分十篇，各篇均附思考問題，極適合查經班或主日學使用。

# 相會北台灣

## 2016亞洲恩福家人退修會集錦

今年亞洲恩福家人退修會的主題是“現今的機會”。來自陸港台的十幾位家人，在青翠的中原大學校園中，心與心交流，靈與靈激勵；在歡聲笑語中彼此勸勉，學習了許多寶貴的經驗。



### 之一：收穫與感想

王鷗

**第**一天晚上，陳牧師回顧了恩福基金會的創立以及這些年的發展，讓我們看到恩福正在更大範圍內發揮傳福音以及文化更新的使命。第二天靈修，陳牧師對約翰福音21章的講解，讓我領會到：(1)沮喪是我們都會有的經歷；(2)對過去的罪，要脫離它的轄制；(3)事工大小並不重要，與主的關係才是最重要的；(4)看自己要合乎中道；(5)愛耶穌要大過自己的愛好，和一切其他事；(6)不要和別人比較，主對每個人的塑造都不同；(7)每個人都有可能做叛教者或殉道者，所以當時時仰望主！

早上第一堂談港台的神學教育。王曉靜分享在香港教神學的經驗，她欣賞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多元化的環境，師生有信任感，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去作事，不過非常忙碌；學校的氛圍對社會參與相當鼓勵。在台灣華神任教的曾劭愷則說，教務繁忙，老師只能按校方安排來作；台灣的教育較重實用主

義，神學教育也是為牧會而設；神學院比較重視培養解經講道的能力，但一些教會卻認為這對教會增長沒太大幫助；兩者之間存在著張力。

第二堂主題為「台灣教會教勢與跨文化宣教概況」，由夏昊靄牧師分享。他說，過去10年台灣教會人數增長兩倍，信徒達一百四十萬，堂會有四千兩百多間；這是許多年的醞釀結果。他分析有助於台灣教會增長的因素，如：敬拜讚美運動、靈恩運動、小組教會、慈善事工、福音職場運動、大型教會等。這場講座讓我們對台灣教會和機構的發展有了一些概念。

下午是台灣經驗分享。就讀華神的趙剛，已在台灣住了四年，擁有物理學博士的他，觀察到台灣一般人不太注重科學與信仰等需要深思的問題，比較看重實用性。他妻子這幾年一面讀神學院，一面照顧病重的老父，非常辛苦。她的父親在這次退修會之前剛過世，她說，神的恩典夠用！她的分享讓

我非常感恩可以與牧師師母及家人們同行，風風雨雨都是美麗記憶！

I was very grateful for spending these couple of days with the Blessings family members. Even the winds and rains became beautiful memories.

人體會到，信仰是在每件小事上見證和認識神！接著是醒報編輯邱慕天分享，他是此次聚會的特別來賓；他談到台灣後現代、“小確幸”（自我舒適就好）的文化氛圍對神學和教會的影響。

下午最後一堂主題為“全球門訓”，由在香港事奉的周牧師夫婦分享；他們多年從事職場與青年訓練，最近在商界基督徒當中服事。他們說，現在學會了與神同工，服事起來感到很輕鬆。話題轉到一帶一路的發展路線，因許多地方華人眾多，他們認為這將是神大收割的時候。

晚上的課題是“中國植堂與宣教”。在成都和北京事奉的三位牧者分別講述自己的心得。彭牧師提到他所參與植堂運動的四個重點：(1) 植堂要主動；(2) 要有整全的教會觀；(3) 善用群體去植堂；(4) 神學要清晰。郭牧師看重帶領個人信主、在基督裡成長；他提到一位傳道人的錯誤帶領對教會造成的禍害。李傳道自認是植堂新兵，想埋在一間教會裡服侍，至少五年。

第三天早上由陳師母帶領靈修，她用創世記15章勉勵大家，要認定神的旨意；人所見所思有限，神的旨意卻是永恆不變；我們只需要做神讓我們做的事，其他的事，神自有安排。接下來的“北京經驗談”，幾位家人分享了他們在霧霾之都生活與事奉的經驗；周圍的挑戰雖多，但與家人關係的磨擦與衝突，往往是最大的考驗。

早上安排了一堂專題：“從媒體看台灣社會”，由台灣醒報社長林意玲和她兒子邱慕天兩人主講。林社長作見證說，她放棄了成功的《天下雜誌》主編，辦《基督教論壇報》18年，上帝卻把她帶回新聞界，她就用基督徒的原則“陪上帝玩！”如今《醒報》常秒發新聞，倍受矚目。她的分享讓



我感嘆神給人的恩賜與託付何等不同！

下午駱傑雄董事的見證最感動我。他一生勤勉服侍、愛家愛人、對屬靈的事非常看重，這位謙遜長者激勵我們好好服侍主！還有一堂，由我和另一位姊妹談“輔導事工”的必要性和心得。

晚上施瑋姊分享了她寫《叛教者》的歷程，說到她愛慕主的深情，聲淚俱下，非常感人！作為基督徒作家，她的勇氣可佩！

最後一天早上，陳牧師的靈修信息有幾句話說得太妙了，記在下面：“耶穌存在，所以我存在；所以我的情感、理智、都要為祂存在。”“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神愛我，我被愛，故我在。”“聖經啓示我們：神是愛，是光，是靈；卻沒有說神是思想。”“我們的存在，是不斷去解釋；但真正要問的是：我們為什麼會這樣作解釋？”“我們的權力從哪裡來？是從神而來。所以，去跟上帝討論，才知道該怎麼活。”是啊，認識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邏輯、理性只能帶我們認識神到一個地步；所以信心很重要。在苦難中，雖然感覺不到愛，即使神保持沉默，十字架已述說了神的愛。

退修會在彼此深刻的代禱中結束。感謝主！會後還安排了兩天旅遊。我非常感恩可以與牧師師母及家人們同行，風風雨雨都是美麗記憶！

作者現在成都福音棧構服事





那一刻，我清楚體會到：牧師師母的恩愛，恩福家人彼此間的相愛與團契，豈不是源於基督之愛嗎？  
At that moment I suddenly realized that the love between Pastor Chen and his wife and the warm fellowship among the Blessings family were all originated in the love of Christ.

## 之二：看到愛的源頭

李晶

這次聚會有許多方面令我印象深刻，比如，家人們有關港台神學教育的分享、台灣教勢與媒體事工報告。這些內容讓我耳目一新，填補了不少知識空白。

然而我感觸最深的，卻是10月13日的家人出遊。退修會結束後隔天，陳牧師、師母領著我們幾個從大陸來台的家人，遊覽九份老街和淡水。出門前，陳牧師暗暗告訴我們：當天是陳師母的生日。能趕上師母的生日，著實讓大家興奮！

一路上，只見陳牧師肩上掛著師母的提包，旁人欲替他分擔，卻屢遭“幸福的謝絕”。在熱鬧擁擠的九份穿街走巷，在不同的小店、飯館間進進出出，陳牧師始終保持著超奇的耐心，嘴角泛著微笑。

下午行至美麗的淡水河畔，我們發現一家星巴克。大家決定在那裡為師母慶生，彭大哥搶著作東。等大家坐定，陳牧師先滿懷深情地總結出師母的十大優點與美德，令我等既感動、又目瞪口呆！幾十個歲月鑄就的恩愛與幸福，在這一天簡直要爆棚！

隨後，我們挨個給師母送上暗中準備的生日禮物，並對師母說幾句心裡話。說著說著，有人在淡水暖暖的夕陽中流下熱淚。我們這些年輕的工人基本都是“信一代”，在屬靈上可說無父無母。但我們何其有幸，這些年從恩福的陳牧師、師母得到寶貴的父愛母愛。他們自己沒有孩子，把對下一代的

愛都澆灌在我們生命裡。那一刻，我們覺得自己特別幸運，特別蒙恩。

從星巴克出來，眾人在河畔遇著一尊雕像。它刻畫的人物是19世紀從加拿大來台、影響台灣甚鉅的著名宣教士馬偕博士（George Leslie Mackay）。

雕像中的馬偕跪在一葉扁舟旁，舟上有一本聖經、及一箱簡易行李。剛剛上岸的馬偕正跪在舟旁，向神獻上虔誠的感恩與祈禱。根據文字說明，這尊雕像坐落之處正是1872年3月9日馬偕登陸淡水的地點！

霎時間，每個人都肅穆起來。大家默默坐在馬偕的小舟上，各自禱告了一小會兒。那一刻，我清楚體會到：牧師師母的恩愛，恩福家人彼此間的相愛與團契，豈不是源於基督之愛嗎？

當我們帶著深深感動離開時，幾乎每個人心裡都不約而同地發出同一個禱告：“主啊，願感動馬偕的靈，今日加倍地感動我們！”

作者在北京牧會



## 之三：何處是吾鄉

曾淼

這次來台灣參加恩福家人亞洲退修會，真說不清我們這幾位大陸生是來開會的，還是來圓夢的。

時值雙十節前後，所到之處無不青天白日旗飄揚。那道風景、以及風景所勾出的心中千千結，常引得我們紛紛掏出相機拍啊拍。就拿會後我們漫步於淡水老街那次來說吧。我轉瞬間就忘了自己“領隊”的身份，興奮地跑過去拍下那一行夾在棕櫚樹間的飄揚旗幟，特意發給身在大陸、這次沒能來

參會的“恩福家人”群主。只見他在群裡秒回了一句“祝願祖國繁榮昌盛”，引得大家一片歡暢笑聲，抑或還有隱隱的些許惆悵。總之，這就是我們初次到台灣的人那幾天的的心情。

在中原大學開會的那幾天，我們幾乎每晚流連於中壢夜市。第一個晚上，周兄由於之前連日奔波而身體不適，想要出去吃碗熱湯麵，於是東道主法芸熱情地帶隊。閒雜人等如我者，按捺不住想要去一睹夜市風采，立刻隨行。當晚同行的，還有臭豆

這次的退修會，對我來說，有著這樣龐雜的大歷史、小歷史的背景。  
As for me, the impact of this retreat was integrated by historical backgrounds, both national and personal.

腐鐵杆兒粉絲施瑋同學。之後，每晚一碗臭豆腐即成了每天的保留曲目，夜市小分隊也自然分化成能吃臭的和不能吃臭的兩組。



夜市小攤大多是五六點鐘以後開市，營業到十點到十二點不等。雖然法芸一再說這個夜市很小，我們還是心滿意足地吃著炸雞排、炸魷魚、各種滷味，喝著鮮榨的芭樂汁、西柚汁、柳橙汁……不寬敞的夜市街道上穿梭著一輛接一輛的機車，街上流連的人們，除了年輕，還是年輕。

那些日子，雨通常是下午開始下，到晚上還淅淅瀝瀝著。今年颱風格外多，在我們走後即將到來的那個，已是第22號。豐沛的雨水足足滋潤著這片土地上的各樣植物；中原大學校園裡的百年老榕樹、五股楊梅高架橋兩側的山林，無不郁郁蔥蔥、茂密之極。

幾天之後，我走在台北街頭，猛然想起以前聽過的一首老歌《冬季到台北來看雨》。那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當時我和我的小伙伴常常流連在音像店的櫃台前，嘖嘖咕咕地商量著買誰的磁帶。除了少量歐美和香港的之外，我們大部分的零花錢都貢獻給了台灣的唱片業。也許，對於台灣的憧憬，就是在那些歌聲中深深在我心裡扎下根去。

二十年後，當我真的踏上這座島，竟然一陣恍惚——一個從未到過的地方，卻彷彿重歸故里。從桃園到台北那一路，即便夜色深沉、雨水漣漣，汽車一過淡水河，我還是忍不住哼起羅大佑的《超級市民》。有了KTV之後，那是我和我的小伙伴每次必K的歌。那年他們坐在淡水河邊，看著台北市的垃圾飄過眼前……可是那麼多年唱過去，變得我也曾經在淡水河邊坐過似的。看到圓山大飯店，就回想起《一一》裡面吳念真飾演的NJ一家的悲喜起伏——好像今天生活在城市裡面的任何一個小康之家所經歷的那樣。從台北到九份的路上，我痴痴地望著火車隧道那黑漆漆的洞口，耳邊《戀戀風塵》開頭那叮叮咚咚的樂聲，編織進鐵道兩旁漫山的青翠中……幾乎每一個地方，我都覺得似曾相識，因為不是在書裡讀過，就是在影像裡看過。相反，在我所生長的那塊地方，一切都變得面目全非。

汽車開到基隆，陳師母指著窗外那片海說：“那就是東海。”站在煙雨濛濛的岸邊，望著看不見

的對岸，中間的大江大浪隔著大半個世紀的天各一方。此岸的三毛、朱天文、朱天心、張大春、陳映真、黃春明、吳念真、侯



孝賢、楊德昌這些人所講述的故事，於不知不覺中構築了岸那邊的我對世界的想像，發酵出了我對人生的記憶，這難道不是另一種的割裂？後來在九份老街遇到一對熱情、可愛的賣辣魚干的姐妹花。我問她們：“你們看過《悲情城市》嗎？是侯孝賢在這邊拍的。”她們一臉茫然地看著我，說：“沒聽過耶。那你看過《微微一笑很傾城》嗎？我們很喜歡裡面的楊洋。”這完全是看著動漫、玩著手游長大的下一代了。

還有中原大學活動中心樓梯拐角處抱著吉他彈唱的年輕人，以及從早到晚努力練習街舞的孩子們。以後我們要怎麼與他們對接？

這次的退修會，對我來說，有著這樣龐雜的大歷史、小歷史的背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聆聽施瑋講述她進入上個世紀上半葉的歷史當中去創作《叛教者》的心路歷程，好像再適合不過了。每個晚上去夜市逛吃一番，回來以後繼續臥談，成了這次退修會上我獨享的盛宴。

時間過得真快。第一次在洛杉磯參加恩福家人退修會時，我贊嘆兩岸的基督徒竟在北美相聚；一轉眼，已經畢業的大陸神學生，竟然相聚在了牧師、師母，以及許多董事們的家鄉。

那看似分散的，都在基督裡聚合；看似斷裂的，在基督裡也會得以傳承。 ☩

作者在北京事奉

## 特別聲明

上期本雜誌刊登施瑋姊妹所寫〈我交付祂的，祂交付我的——《叛教者》生產之痛〉一文，其中第四段提及“並得到中美各處地方教會牧長們的盡力幫助”一語，經喜瑞都市召會何子建弟兄來函澄清，這陳述與事實有差距，應當刪除。當初有幾位地方教會牧長並不認同作者的意願，只是介紹作者去某地一趟，期待或許將改變她的想法。

應何弟兄要求，本刊特登此聲明。

# 聖特摩，我會回來的

李微



利用國殤節的長周末，參加了歷時48小時的短宣之旅。

臨去之前又好奇，又茫然：不知道什麼是宣教，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只抱定一個心態：無論什麼環境都不要抱怨，因為我們只去兩天。

## 團隊初遇

週五晚上11:30到集合處，等到次日凌晨一點，車子才來。大型旅遊車上，除了幾個座位外已經全滿。我們的行李只好放在過道上，座位下。一小時後，又在聖地亞哥接一位高中女孩。半夜近三點半，到達美墨邊界蒂華納（Tijuana）。

幾位墨西哥官員來和領隊談了一會兒。我們的第一份任務，是將大巴所有的東西全卸下來，自行攜帶通關。一一下車，我才看清車上的短宣隊員。真是一個小聯合國！不但涵蓋了亞裔、歐美、非洲和西語裔，年齡跨度也驚人：最小女孩九歲，最長日裔老人看上去超過八十，十幾個初中高中生，幾個大學生、壯年人，還有不少退休人士。男女的數目幾乎相等。這四十幾位就是我們的隊友了！

下了車，望著堆積如山的行李、貨物，心中卻

沒有著急。大家順從地填表、搬東西過關。後來算了一下，車上的食物是四、五口之家一年也吃不完的；各種炊具、工具、寢具一應俱全；外加大量的醫療用品和禮物，少說也有三、四百件大行李。夜色中，望著快樂忙碌的隊友，我的眼眶濕潤了。

通關花了近兩個小時。再上車，很多人都睏了。

## 改變生命

早上九點，第一站聖特摩（Baja San Telmo）到了。迎接我們的是巴西出生的韓裔牧師Paul，非常典型的韓國人長相，方型臉，黝黑皮膚，眼睛不大，卻會放光，講起話來，可以讓人立刻興奮起來。後來知道他還是個富二代。他在村外就上了車，幾分鐘的短講，我們完全醒了，車子也到達教堂門口了。

周圍望去，這個宣教士建的教堂是這裡最好的建築了。Paul牧師說，我們的任務不是來做飯，而是改變生命！所以首要任務就是禱告，求神給我們換上天父的心，讓我們的手成為祂的手，人成為祂的人，為祂發光！每個人禱告五分鐘之後，他帶我



早期以扶貧為主，但很快發現這會讓當地人產生依賴性，於是決定從改變生命入手。 In the beginning they focused on helping the poor. However, seeing the negative effect of dependency, they soon changed the policy to transforming lives.

們敬拜。

敬拜是這裡的常態，這一天，從早到晚都在敬拜。Paul牧師在墨西哥已經建立十四個這樣的教堂，另外在其他國家也建了不少教堂。早期以扶貧為主，但很快發現這會讓當地人產生依賴性，於是決定從改變生命入手。

這裡六年前建了一所基督教小學，開始只到三年級，後來又延伸到六年級。老師有當地的基督徒，也有十幾位從美國來此服事的，幾乎都是名牌大學畢業的年輕人，說得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語。他們一般在這裡奉獻九個月，也有捨不得離開，待了兩年的。他們的臉上青春洋溢，並有一種不屬於這年齡的成熟和謙卑，讓人羨慕。

## 飯食團隊

短宣隊共有六個團隊，飯食團隊人數最多，共有12位幹將。早餐定於十點半開始，此時已經九點多了。望著塞得滿滿的大巴，要把所有的東西全部卸掉，讓車開走，並變出二百人吃的熱早餐，我心裡倒吸一口涼氣。

其實擔心是多餘的。飯食組長Allen有幾十次短宣經驗了；這位加拿大長大的華人，四十剛過，成熟又詼諧，一口流利的華語、英語、法語、西班牙語。所有的採購、食譜、策劃，都出自這位本該遠庖廚之人。敬拜時見他在拉小提琴，工作之餘他又熟練地幫人做復健。他和老少都能快速融到一起，有條不紊地給每一個人分配任務，加油打氣。

早餐準時在小學的多功能廳擺好了。屋裡坐了近百位大人孩子。巧克力麵包、花生醬、果醬很受歡迎，熱騰騰的鬆餅更是所有人的最愛。我負責發鬆餅，孩子坐在座位上，拿到都會說*gracias*（謝謝）；伸出的小手是黑色的，眼神卻會放光。

服事完早餐，和他們一起敬拜。學生代表、家長代表發言，年輕的大學生表演短劇。敬拜一直在繼續，當地人很習慣了。

我們開始準備午餐。Allen支起兩個火山口的大爐子，巧妙地用鋁箔盤做了兩個燒烤架！原先從不吃熱狗的我，不知烤熱狗居然有這麼多學問。這些冷凍過的食物，烤不好就會外焦心涼。幸好很快我們就摸索出滾動式烤法，成品誘人。就憑我們烤的上千條熱狗，變出了後面各式各樣的美味佳肴。

## 有故事的人

Paul牧師常喜歡說：靠信心生活（Live by faith.）。25年前神改變了他，他帶著一把吉他，

從聖地亞哥來到蒂華納傳福音，就一個人。第一次傳福音就有很多人信了主，於是他堅信這是一生要走的路。他現在不為自己花任何錢，也不需要錢。從前脖子上、手上的金鍊子，全變成了宣教經費。教堂旁邊不遠處有一座二層小樓，是他用母親給的生日禮物蓋的，成了宣教士們的家。在我們的宣教手冊上，有現代宣教之父克理威廉（William Carey）的名言：“向神求大事，為神謀大事。（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

醫療禱告團隊裡有專業醫生和醫學院的學生。他們為每個孩子準備了一大管牙膏，一隻牙刷和一盒牙線。無論到哪裡，馬上開始義診、禱告，可謂內外兼治！

青少年隊員最讓人感動。有的孩子來墨西哥已經四五次了。他們和當地孩子一起打籃球，踢足球，也幫我們準備飯食。Denis，頭髮微卷，高中生，來自千橡市；父母來自北京和無錫。他用流利的普通話和我們交談，中午蹲著一起烤兩小時熱狗，不肯休息，吃飯的時候執意要最後一個吃。晚上躲進廚房洗完所有的炊具。像他這樣的孩子很多。幾位姐妹一直誇，說千橡教會怎麼教出這麼好的孩子。

下午，禮物帶給當地人很多歡樂。每人可以選三件；大人、孩子、老人家都拿到稱心如意的禮物，我們和他們同感幸福。下午兩場敬拜，有幾位弟兄姐妹作見證，年長的日本老人講，他在得了癌症之後去宣教，被主治癒，從此迷上了宣教。他已經去過八個國家。每次只要主說去，他就去了。此次他負責照相，共拍了五百多張。

一位來自山東的姐妹成了我的好朋友，教了我很多東西。她比我小一歲，作會計；今年已經短宣四次，足跡遍及柬埔寨、俄羅斯、墨西哥、歐洲。她找工作唯一的條件，就是老板要答應她把服事神放在第一位，其他時間她會盡心竭力幫助公司。由於她治理出色，為老板培訓了幾個優秀員工，老板居然也答應了她的“無理要求”。

短宣隊裡很多都是有故事的人。

## 宣教成癮？

服事中間，我們去附近的村莊走走。全是土路、矮房、鐵絲網。到處都是狗。當地缺水，要買。我們在車上就被告知：小便不可以沖水。飯鍋也不洗。教會曾募款五萬美元要打一口井，但由於政府腐敗，拿不到許可。我明白孩子們的手為什麼

都說宣教是會上癮的，我這麼快就上癮了嗎？

There is a saying that one may become a huge fan of short term mission. Have I become a fan already?

都是黑的了！

走在村莊裡，我們一邊練習西班牙文，一邊傳福音。在手機上學了一句“上帝愛你”，可惜發音不準，第一個人沒聽懂；她明白我們說什麼之後，教我們發音。第二個人居然明白了。當地人非常親切。

晚上，當地人都散去了。我們和大學生宣教士圍坐談心。Paul牧師喜歡問每個人：你來作什麼？這十四位年輕人個個多才多藝，每個人看來都有大好前程。他們表示，自己也曾多次問自己這個問題。在世人眼裡，他們不是瘋子就是傻子；在這樣的年紀，不是應該更多為前途考慮嗎？

Paul牧師隨意選了三人作見證，分別來自紐約、聖地亞哥、加拿大。他們都有過迷茫、失落、與挫折。幾個故事有一點相同：他們都有愛主的父母親，從小在教會長大；成長過程中，都曾經叛逆父母，遠離神，遠離教會，甚至吸毒！但他們都是因著禱告，和神相遇，生命被徹底翻轉。

讓我想起殉道宣教士艾略特（Jim Elliot）的名言：“放下自己不能擁有的東西，去得自己不會失去的東西，這樣的人絕不傻。”（He is no fool who gives up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that which he cannot lose.）

晚上十點休息。和衣鑽進睡袋，躺在地、木椅上，很多人立刻睡著了。我的頸椎做過手術，調整到可躺舒服的位置花了一點功夫，但還是沉沉地睡了。

半夜，一陣痛苦的呻吟聲把我驚醒。是一位年紀不輕、瘦弱的西語裔姐妹，她吐血了。第二天有姐妹告訴我，她經常吐血，老毛病了。昨天太勞累，又犯病，去了十多次廁所。可是每次短宣她都執意要來。她負責照顧那位日本老人，又兼作翻譯。她愛說愛笑，只要稍有精神，到處都是她的笑聲。

主日，五點剛過，就有人起來準備飯食了。我們先敬拜，然後要開車趕往蒂華納，去為一個教會準備中餐，再為另一個教會準備晚餐。

告別了聖特摩，心中生出不捨，唸著：我會回來的。都說宣教是會上癮的，我這麼快就上癮了嗎？



作者為資深電腦工程師，2016年9月起到恩福服事。12月地實踐諾言，再度前往聖特摩短宣。

## 索閱單

（請複印後填寫，寄回本刊）

稱謂 Mr. \_\_\_\_\_ Mrs. \_\_\_\_\_ Ms. \_\_\_\_\_ Rev. \_\_\_\_\_

收件者（中文）\_\_\_\_\_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City) \_\_\_\_\_ (State) \_\_\_\_\_ (Zip) \_\_\_\_\_

(Tel) \_\_\_\_\_

(e-mail) \_\_\_\_\_

以下項目歡迎索閱，並自由奉獻。請酌增郵費。

### 雜誌／期刊

\_\_\_\_ 恩福雜誌從第\_\_\_\_期開始（一年四期成本約15美元）

\_\_\_\_ 《基督教與中國》（每輯建議奉獻8元）

第一輯 \_\_\_\_本 第二輯 \_\_\_\_本 第三輯 \_\_\_\_本

第四輯 \_\_\_\_本 第五輯 \_\_\_\_本 第六輯 \_\_\_\_本

### 書籍（以下為建議奉獻）

\_\_\_\_ 《恩福靈筵—馬太福音》 \_\_\_\_\_本（12元）

\_\_\_\_ 《恩福靈筵—使徒行傳》 \_\_\_\_\_本（10元）

\_\_\_\_ 《恩福靈筵—哥林多前書》 \_\_\_\_\_本（9元）

\_\_\_\_ 《恩福靈筵—啟示錄》 \_\_\_\_\_本（10元）

\_\_\_\_ 《跨越傳統尋真理》 \_\_\_\_\_本（15元）

\_\_\_\_ 《當淚眼望向榮耀—八福闡析》 \_\_\_\_\_本（10元）

\_\_\_\_ 《當心靈飛向寶座—主禱文闡析》 \_\_\_\_\_本（12元）

\_\_\_\_ 《文化宣教面面觀》 \_\_\_\_\_本（20元）

\_\_\_\_ 《宇宙本體探究》 \_\_\_\_\_本（20元）

\_\_\_\_ 《聖經遇見小故事》 \_\_\_\_\_本（10元）

\_\_\_\_ 《穿越科學的迷霧》 \_\_\_\_\_本（15元）

\_\_\_\_ 《生命的U-Turn》（繁） \_\_\_\_\_本（10元）

\_\_\_\_ 《生命的U-Turn》（簡） \_\_\_\_\_本（10元）

\_\_\_\_ 《中西文化精神與未來走向》 \_\_\_\_\_本（25元）

\_\_\_\_ 《中國現代化視野下的教會與社會》 \_\_\_\_\_本（20元）

\_\_\_\_ 《基督教文字傳媒與中國近代社會》 \_\_\_\_\_本（30元）

\_\_\_\_ 《基督教與社會公共領域》 \_\_\_\_\_本（15元）

\_\_\_\_ 《談天說地》 \_\_\_\_\_本（20元）

\_\_\_\_ 《中國基督教研究》 \_\_\_\_\_本（10元）

### 影音產品

\_\_\_\_ 恩福佈道培訓系列 DVD（20元）

第一套 \_\_\_\_ 第二套 \_\_\_\_ 第三套 \_\_\_\_

\_\_\_\_ 恩福佈道培訓系列 CD（10元）

第一套 \_\_\_\_ 第二套 \_\_\_\_ 第三套 \_\_\_\_

奉獻支票請寫：BCMF

請寄至：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接封底)

## 真實的主角

戴斯蒙個子瘦削，身高只有5呎8吋，體重148磅（一般美國士兵平均5呎10吋，174磅）。他在虔誠的安息日會家庭中成長，堅定遵守十誡，其中第六誡為：不可殺人。珍珠港事件爆發後，他愛國心切，自願入伍。然而對他而言，上戰場不是為著去殺戮，乃是去救人。

入伍之後，因他堅決不碰武器，曾經倍受誤會、欺侮、刁難，甚至受軍法審判，但他不改初衷。上戰場時，他只帶醫藥用品和聖經。

榮譽勳章是頒給英勇過人、膽量遠超職責要求的士兵。戴斯蒙獲獎，是因為1945年4月29日到5月21日之間，他徒手拯救了許多人。

特別有一次，在鋼鋸嶺攻頂之後，他們遭日軍炮火重擊。戴斯蒙不找掩護，獨自一人救了許多傷兵，把他們帶到崖邊，降到安全地區。他說，每救一個士兵之後，他就向神禱告：主啊，再讓我救一個。那天他整晚都在救傷；一向謙遜的他，以為自己救了約50人，但是其他士兵估計，他救了將近一百人；所以最後以75人計數。

此外，5月2日，他在深入敵後200碼的地方救回一名傷兵。兩天之後，他冒著漫天炮火，衝到離敵軍陣地只有8呎的地方，為四名士兵包紮，然後來回四次，把他們都帶到安全的地方。5月5日，他救了一名炮兵軍官，包紮後拉到安全地方，盡心為他輸血。下午，他又爬到離敵軍只有25呎的地方，救出一名傷兵，在炮火中抱他走了一百碼，到安全地帶。

戴斯蒙曾回憶說，有一次在攻上鋼鋸嶺之前，他為他所屬的那一排禱告，結果那次只有一個士兵被石頭擊傷；然而旁邊的那一排則死傷慘重。儘管他身軀稍小，卻救了許多比他壯碩的士兵。他的堅忍、決心、尤其是對神的信心，讓他做到旁人無法想像的事。

最後，他的腳被手榴彈炸傷。在被同袍救助的當下，他還爬出擔架，去幫助其他傷兵；直等到手也中彈，他才往回，爬行了三百碼，終於抵達安全地區。

其實，在沖繩島之役前，他已經在關島和菲律賓參加過戰役。一位現年九十多歲的當年戰友說：“道斯是個醫護兵……可以說，你必須先把他放在地獄裡，才看得出他的決心和本像，明白他的信心有多強，勇氣有多大。”

二次大戰中，獲得榮譽勳章的英雄總共464位，他是其中唯一的良心拒戰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不過，他稱自己為良心合作者 conscientious cooperater）。1945年10月，杜魯門總統頒給他榮譽勳章。

## 感人的餘生

戴斯蒙退役後的生活仍然發光發熱。

由於在戰場上受了傷，他退役後的頭五年都在治療中。傷癒後仍然無法正式工作，所以他投身在教會及服務的志工中。

他在喬治亞州升鹿鎮（Rising Fawn）的眺望山（Lookout Mountain）親手蓋了一間小屋，和妻子桃樂絲養育了一個兒子。這間遠離塵囂的小屋，每天國旗飄揚，屋前草地立著一尊自由女神像。

但是戴斯蒙並沒有隱居在山裡。他就像在軍中服役時一樣，不斷找機會去為有需要的人服務。1965年國會通過一項法令，曾經得過榮譽勳章的人，每個月給予美金一百元的生活補助。戴斯蒙用這筆錢的大部分，加上其他收入，在喬治亞州成立了沃克縣民間防護救援服務處。

服務處成立的次年，即遇到一次考驗。有一個七人童子軍小組，連同他們的領隊，在一個又黑、又濕、瓦斯很重的洞穴裡走失了。這個服務處的工作人員立刻行動，不眠不休地去尋找。戴斯蒙本人在那個洞裡停留的時間最長，幹勁超過所有的人。

其實戴斯蒙服役之後的後遺症相當嚴重，肺的兩邊都有肺結核，可能是在太平洋戰役中受到感染。他有幾次病得幾乎要死。他的聽力喪失殆盡，全靠愛妻全力扶持。

儘管體弱多病，但戴斯蒙從不吝於付出。凡是邀請他的團體，只要他能出席，他從來不會拒絕。桃樂絲總是陪著他。他們認為，他們一起事奉，能夠將榮耀歸給神。

1982年，桃樂絲罹患癌症，作了手術。以後八年，她的身體基本上還算康健。但後來急遽惡化，1991年11月17日清早，戴斯蒙開車送桃樂絲到眺望山下，去她常看病的醫院，中途經過一個土堆時，車子突然失控。桃樂絲那天早上息了地上的勞苦。

雖然戴斯蒙極度痛苦，但他仍然相信神在掌權，神仍有工作要他去作。在度過幾個月非常傷痛的時光後，神帶領了一位姊妹來幫助他；他和法蘭西斯於1993年7月1日結婚，兩個人繼續作神要他們去做的事。

1998年，法蘭西斯為戴斯蒙寫了一本圖文並茂的書，名為《在神眷顧下的戴斯蒙·道斯》（*Desmond Doss, In God's Care*）。他兒子回憶說，在私下的交談裡，他父親總是把所有的榮耀都歸給神，從來不高舉自己。

這位神的戰士於2006年3月23日安息主懷，享年87歲。✚



# 恩福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地址變更，請即通知本刊，謝謝！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SANTA ANA  
CA  
PERMIT NO.450

## 神的戰士

### 血戰鋼鋸嶺主角的真實故事

蘇卿

戴斯蒙·道斯 (Desmond Doss, 1919-2006) 是二次大戰時，美國第七十七步兵師的醫護兵。當年在最血腥的沖繩島爭奪戰、最關鍵的鋼鋸嶺戰役中，他在槍林彈雨中英勇救人，不放棄任何戰友，因而獲得軍中最高的榮譽勳章。

他的故事於2016年被搬上銀幕，中文譯名“血戰鋼鋸嶺”，由梅爾吉布森導演，票房極佳。9月在威尼斯影展首映，全場起立鼓掌達十分鐘。

戴斯蒙的兒子說，他父親在世時，曾有許多好萊塢電影公司到他家裡，洽商拍他父親故事的事，但他父親要求要保持真實，結果都未能談成。他認為，這部片子相當大的程度反映了當時的情景。



(轉封底裡)